

# 乙種青年叢書

第一輯

我 國 歷 史 上 知 識 青 年 從 軍 之 先 例

奉 借 不 價 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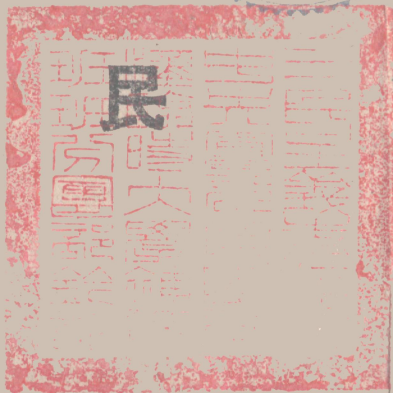


李

世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行



書叢年



001100500411  
月 理 C

輯 一 第

例先之軍從年青識知上史歷國我

李 旭 編 著



李 世 民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行

# 乙種青年叢書

## 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

- 一、張鷟。蘇武
- 二、衛青。霍去病
- 三、馬援
- 四、班超
- 五、諸葛亮
- 六、李世民
- 七、岳飛
- 八、辛棄疾
- 九、戚繼光
- 十、鄭成功

## 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

- 一、陸皓東。史堅如
- 二、鄒容
- 三、秋瑾
- 四、黃克強
- 五、陳英士
- 六、朱執信。廖仲愷
- 七、蔡松坡
- 八、黃花崗

## 第三輯 抗戰期中忠勇故事

- 一、陸軍忠勇故事集
- 二、空軍忠勇故事集
- 三、團員忠勇故事集
- 四、民間忠勇故事集

## 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

- 一、遠征軍在前線
- 二、活躍的青年軍

# 李世民

李旭

## 目錄

- 一、由黑暗到光明
- 二、少年時代的從軍生活
- 三、國家民族思想的陶融和激勵
- 四、卓越睿智的軍事天才
- 五、恢弘廓大的政治雅量
- 六、大一統國家的創建

(1) 統一的過程

(2) 新政治機構的建立

李世民

一



李 世 民

二

(3) 貞觀之治

(4) 教育與學術的倡明

### 七、大一統國家的對外經營

(1) 平突厥

(2) 夷鐵勒

(3) 制西域

(4) 通吐蕃

(5) 服天竺

(6) 征遼東

### 八、文化之廣被與民族之光榮

# 李世民

李 旭 編 著

## 一 由黑暗到光明

「有隋政昏虐，羣雄已交爭，先聖按劍起，叱咤風雲生，飲馬河洛竭，作氣嵩華驚。克敵睿圖就，擒俘帝道亨，願慚嗣寶歷，恭承天下平。幸過剪鯨地，感慕神且英。」

上面寫的是唐玄宗李隆基，行次河南成皋（今河南成皋縣）地方，經過唐太宗李世民當年生擒竇建德的處所，感懷他的偉大的功業，所吟詠的一首詩。唐太宗李世民，在中國歷史上，是多麼偉大，崇高而顯赫的一個人物！任何一個略讀中國史籍的人，講到李世民，想想他一生的事蹟，文治和武功，沒有不景仰膜拜的。我們現在來講他，並不是因為他做了皇帝，或是強調英雄主義。君主制度祇是中古時代的一種政治形態，早被民主的潮流淘洗盡淨。英雄主義完全從個人的觀點出發，並沒有提倡的必要。我們現在要研究他，正要拿着現代的眼光，從國家民族的立場出發，透過時代的關係，看看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怎樣的以一個封建世家的知識青年身份應募從軍？他所處的時代

社會環境如何？事業經營的歷程怎樣？成功的原因何在？以及其對於國家民族之貢獻又如何？我們知道：中國歷史從魏晉南北朝以至隋唐，顯然的充分地具備了「由黑暗到光明」的時代意義。漢亡於公元二一〇年，由此至唐興（619A.D.），其間整個的經過四百年，為中國大混亂時期。五胡十六國和南北朝的混戰，比之歐洲史跡，正如羅馬帝國末年，東西峨特（Goths）汪達爾（Vandals）等蠻族侵入歐洲一樣，造成了數百年的變亂之局。當時歐洲在蠻族蹂躪之下，文化破壞，民不聊生，歷史上稱之為黑暗時代（Dark age）。史學家巴克爾（E.H.Parker）說得好：

「十六國時代，中國北部，鮮卑匈奴氐羌，以及漢族，迭為盛衰，求之西史，唯有羅馬帝國末季東西哥德汪達爾諸族紛起，乘着帝國的衰敗，剽掠國都，並立蠻族王朝於西班牙非洲及高盧等事跡，可以比擬。當時羅馬帝國的重心，往復於東方的君士坦丁堡及西方的羅馬城，和中國北部政治中心之徘徊於長安洛陽，南部之轉徙於建康杭州的情形，正無分別。東海西海，不謀而合，實堪驚異」。（E.H.Parker: *The Empire of the Hing-nu Ch. VI*）

西晉繼三國混亂之局，形勢上本已統一。惟吳亡後十年晉武帝即卒，不二年晉室有所謂「八王之亂」，內部已呈土崩瓦解之勢。吳亡後三十一年為晉懷帝永嘉五年，匈奴族的劉曜和羯族的石勒便攻陷了洛陽，把懷帝（晉武帝第二十五子）擄走，慘殺晉室王

幾百官士民三萬多人，歷史上稱爲「永嘉之難」。後五年，劉曜又攻入了長安，把愍帝（晉武帝孫）擄去，西晉至此即告覆滅。從此中國北部——黃河流域，就成了五胡（匈奴，羯，氐，羌，鮮卑）相互掠奪殘殺的大戰場。造成了中華民族史上的奇恥大辱！東晉南渡，自元帝至恭帝共一百零三年，外患內憂，政局始終未能安定。南朝宋齊梁陳繼之，多者不及六十年（宋五十九年梁五十五年），少者纔二三十年（齊二十三年，陳三十二年）。內亂頻仍，民生艱苦。五胡十六國的大亂，起西晉惠帝永興元年（是年劉淵僭號）。迄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沮渠牧犍爲魏所滅即魏拓跋靈太延五年），共一百三十六年。此後北方統一於元魏（即拓拔魏），是爲北朝之始。元魏共一百五十七年，事實上北方歸其統一者先後僅九十四年，接着又分爲東西魏。東魏十五年，西魏二十二年。而繼之以北齊北周（北齊繼東魏二十八年北周繼西魏二十四年）。在這三百多年的長期混亂中，統一政府的存在，嚴格地講，不到十五年。放寬點說，也不過三十多年，不到全時期十分之一。隋繼北周，自開皇九年滅陳統一中國，直到滅亡，也不過二十九年。而隋室中央政權的昏亂暴虐，也正和西漢前的嬴秦一樣。這個歷史上的長期變局，史冊所載，觸目驚心的，都是一些民族仇殺，經濟殘破，政治腐化，文化衰落的事實。與西史所載的蠻族入侵的黑暗時代，正是相同。茲舉其顯著的事實如次：

一、民族的仇殺：中古時代的野蠻強悍的游牧部族，一旦侵入了生產比較發達的農

業民族的地域，無疑的，到處都要表現一種掠奪，姦淫，殘殺和奴役的極惡罪行！游牧部族的貴族們，挾着強大的武力，和戰勝者的餘威，統治着成千百萬的生產奴隸，剝削摧殘高壓奴役，聽其自由。更無不窮奢極慾，爲所欲爲的。劉曜石勒呼延晏等在洛陽長安的殘殺劫奪，史書已有詳敘的說明。由石勒傳至石虎，其殘暴荒淫，簡直是聞所未聞。晉書載記石季龍傳有如次的紀錄：

「季龍（卽石虎）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剋期將破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人。海岱河濟間，人無甯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屬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彌其旨，勢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及私令采發者，亦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爲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

，他這樣的胡漢百姓女前後三萬餘人於京城，挖掘歷代帝王的墳墓，搜取其珍寶，盡殺華人豪族無算。在這種恐怖情形下的華人，除了投降任其宰割外，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反抗復仇；一是逃亡流徙。反抗復仇的，以冉閔大殺胡人的一幕為最痛快。冉閔是魏郡內黃（今河南內黃縣）人，他的先世本為漢將，十二歲時即為石勒所掠，命石虎養以為子。後來因軍功勢力日益強大，石虎的兒子石鑿便忌妬他，令人結羯士三千攻擊他，這樣才激發了他的民族意識，率領部下的華人，在鄴都（今河南臨漳縣）對當時的民族血海深仇來了一次總清算：

「宣令內外六夷（匈奴羯氏羌鮮卑賈）改稱兵校者斬之。胡人或斬鬮，或躡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已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於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晉書載記冉閔傳）

這種民族仇殺，只是一時報復。畢竟當時華族勢力不及胡人。冉閔不久即被鮮卑部族的慕容族所殺，他部下的華人，遭遇到更殘酷的屠戮。當時華人不滿異族蹂躪，相率

流亡。晉書王導傳載「洛京傾覆，中州仕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晉書地理志亦載：「自中原亂離，遺黎南渡，並僑置牧司在廣陵丹徒南城……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這些都可以證明當時黃河流域乃至淮河流域的華人，逃亡轉徙於江南各地的悲慘情形。

二、經濟的殘破：漢末中原破亂，海內荒歿，人戶所存，十無一二，董卓死時，三輔人民尚有數十萬戶，經李郭之亂，放兵劫掠，加以飢饉，強者四散，贏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迹，卽此例證，可知兵亂對於人口的消殺情形。故陳羣謂三國喪亂後的人民，比漢文景時不過一大郡。杜恕亦謂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均非虛語。五胡十六國的殘破，較之三國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中原從事農業生產的華人，不是死亡，便是流徙，十室九空，社會經濟破壞已達到極點。我們看看劉曜佔了長安，因為沒有老百姓，曾遷徙氐羌部落二十餘萬口於長安。石勒徙諸羌羯部落十餘萬於司州（今河南洛陽地境），徙秦州戶口三萬餘於青（今山東地）并（今山西地境）二州；石虎遷徙羯遼部族二萬餘於亮（今山東地）豫（今河南地）等州。和慕容皝苻堅等之互相掠奪百姓；種種事實，都可以說明當時黃河流域的荒殘情形。北魏之所以能行均田制，完全是由於當時人口稀少；生產落後的游牧部族，逐漸學會了農業生產，因而要求重新調整分配耕地的結果。在江南，大批生產方法較進步的華人遷來，與土

著的華人共同開發「食魚與稻，火耕土耨」的長江下流肥沃地域，經濟方面應該是很繁榮的。讀左太冲三都賦，確知當時江南是民殷物阜。然而受着政局不安定的影響，加以土著與僑寄者時相傾軋，民生依然苦痛。侯景亂時，江南且已陷入極端恐慌狀態：

「時江南大饑，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兄弟相邀俱緣山岳。麥實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亦皆凋殘。：：於基千里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壘焉。」（南史賊臣列傳侯景）

三、政治的腐化：五胡十六國都是些野蠻部族，他們所建立的王國如後趙石勒前秦苻堅等，因用張賓王猛等華人，還略微有些政治設施可言。其餘除略奪殘殺外，可以說談不到什麼叫做政治。東晉的統治政權，為豪族所把持，司馬氏王室本身也很腐化。南北朝士庶階級分割很嚴，統治者生活都非常奢靡。大抵都是官以財進，亂以害入，宮庭之中，窮極淫侈，而重稅苛斂，民不聊生。隋楊堅統一南北後，初期頗有建設，如提倡農業，廣設倉庫，開發交通，漸漸有些政治規模。但煬帝繼之，昏亂狂暴，無以復加。誅戮功臣，嚴刑苛斂，營建東都（洛陽）每月役丁二百萬。南遊揚州，自長安至江都築離宮四十餘所，造龍船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挽船士八萬。船艦相接二百里。騎兵翼兩岸。其煩苛擾民卒致崩潰的情形，洪遵空齋續筆秦隋之惡一節述各家之說，論斷極為正確：



「秦王（卽李世民）平洛陽，觀隋宮室，嘆曰：「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奢侈；」張元瓘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造乾陽殿，伐木於豫章，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乾陽畢功，隋人解體。」魏徵曰：「隋唯責不厭食，或供奉不精，爲此無限，而至於亡。方其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恃其富強，不虞後患。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室臺榭是飾。」陳子昂曰：「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疲生人之力，中國之難起，身死人手，宗廟爲墟。」

四、文化的衰落：在長期的變亂中，學術教育文化自然日趨衰落。其衰落之徵象，輒爲社會宗教思想的瀰漫；而異族新宗教——印度佛教之傳入，在中國思想界及民族文化上形成一個特殊的嬗變。五胡中如石勒石虎等之於佛圖澄，苻堅姚興之於鳩摩羅什，不僞爲佛學的崇拜；其間顯然存在着一種種姓之見。北魏太武帝以政治問題，且引起道佛之爭，南朝名士世家，乃至王公貴族，一例崇信佛法，至梁武帝而盛極一時。當時的沙門貴族寺廟教會等特殊社會組織，與歐洲中古時代基督教的寺院經濟制度幾乎可以等量齊觀了。

在這樣長期的中古黑暗時代，究竟是誰給我們民族帶來了光明？誰爲撥亂反正，把分崩離析的局面造成了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誰能把呻吟於異族鐵蹄下的民族拯救起來

，重新給予我們以自由安定與繁榮？我們探究史跡，不能不說是這位本民族的偉大人物——李世民。我們想，假如中國歷史上沒有李世民這樣一位卓越的天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中華民族究竟會演變到怎樣的境地？這是誰也不能想像的。從李世民起，中國很快地變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國家。在世界文化史上佔着極重要的地位。韋爾斯 (G. Wells) 的「世界文化史」說得好：

「在第七、第八、第九世紀，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國家：那時候歐羅巴及西亞細亞的零落的人民，住在茅舍，小城，或悍盜的堡壘中。而中國的人，却大多數在平靜，快樂，慈愛的環境中過活；西方的人心，正苦於神學鋼鐵的黑暗，而中國人心，却開展寬暢，而有進步」。

這樣，唐代在當時實際上是世界文化的重心，世界歷史演進的總動脈。值得我們推崇，歌頌和宣揚！而這位手創唐朝的偉人李世民，尤其值得我們崇敬和欽仰！我們記得荀卿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欲觀聖王之蹟，則於其粲然者矣」。他這所謂粲然，當然是指的國力強盛，典章制度，宏遠精密，備然可觀。檢討我們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邇治之世，首稱漢唐；聲威之廣，共稱元代。就國力言，漢不如唐，從文物看，唐愈於元。元代干戈戎馬，於文化並無多貢獻。唐則綜數百年華夷亂離黑暗之局，成大一統的民族融和與新局面的開創，其版圖西至葱嶺以東，南至中南半島，東臨大海，北被大漠。

而國計民生之康裕，學術藝事之發達，典章制度之昭明，思想文化之融匯與創導，至使倭人販其餘緒以立國；歐西各國嚮往而慕化。其氣魄之大，業績之偉，真可謂軼元邁漢，無與媲美。推崇功業，數典不忘，我們豈能忘掉李世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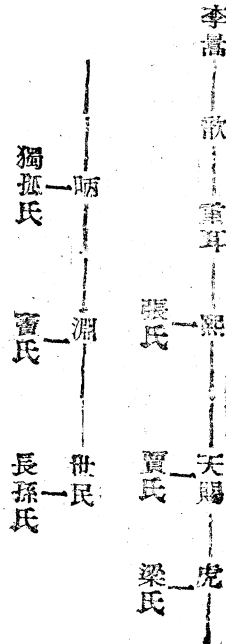
## 二 少年時代的從軍生活

大凡一個歷史上具有豐功偉業的人物，他的一生，決不是平凡的；他的成功也決非微倖與偶然。他必需具有超凡的才智，卓越的創造能力，遠大的眼光，和犧牲奮鬥克服艱難的毅力和決心。這就是他本身的成功條件言之。至於後人因為他的事業，直接間接影響及於當時和後代，感念並崇拜他的功德，無疑的更要覺得他的生死是不偶然的。李世民的一生，神武、勇健、睿智、沉毅、宏才而具有大略。他的確是一個天生的領袖人才，歷史上的劃時代的工作者！他永恆地具有一種生命的活力，百折不撓的創造精神。他本是一個貴介公子，十六歲時即應募從軍。他為國家民族思想所激勵，不曾考慮個人的身家性命，尤其不願過那種封建王公貴族的奢侈舒適的生活，却一心以報國為其天職。他在軍事上不僅具有冒險犯難，勇往直前的犧牲精神；實際上，具有一種卓越睿智的軍事天才。他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恢弘廣廓而能容人。故在政治上成就尤其偉著。史稱其「發迹多奇，聰明神武，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志業則咸盡其才」。〔舊唐書本紀

史臣贊）「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繼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新唐書本紀贊）這些都是真確的事實。尤其令人欽敬的，是他那種歷盡艱難經久不變的堅苦奮鬥底精神！攻伐高麗之役，他的年紀已屆五十，還毅然決然的担負這樣的艱鉅，跨海遠征，為全民族爭光榮，為中華爭國格，為後世奠太平之基。且其對外政策，並非完全憑藉武力，一意以征服為能事。實際上他所採取的是綏和政策。當時中國東北西北邊外各國所上給他的尊號「天可汗」，就是諸國嚮化的一種表現。天可汗於那些國家設置都督府與羈縻州縣，以為綏和各國的機構。在天可汗綏和政策維繫之下，各國間的爭執，同然由天可汗制裁，就是中國有事，天可汗亦可徵發各國軍隊，入平變亂。這樣他不但做了中國的領袖，同時做了亞洲的領袖。這在當時東亞文化的傳播方面尤其發生了極重要的作用。如此李世民的——在中國歷史上確具有其無可比擬的顯赫和偉大。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尊人物？他在少年時究竟怎樣去應募從軍？怎樣去創造他的偉大的事業？這些都值得我們作更詳細的敘述：

李世民，他本是唐高祖李淵的第二個兒子。他母親叫做竇氏。家世居於隴西成紀（今甘肅天水縣）。後來因為李淵做了隋朝的太原留守，才遷住山西。他們的祖先，原是貴胄，世代官宦，且多以武功名顯。據說他的八世祖李嵩，當西晉末年五胡亂華之時，率兵保衛秦涼（陝西甘肅等地）一帶，抗拒胡人，是為涼武昭王。嵩生歆，歆生重耳，

牛生熙，以次長於世民，其世系如下：



李嵩少好學，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史稱其「有緯世之量，當呂氏（光）之末，為羣雄所舉，遂啓霸圖，兵不血刃，坐定千里。」（晉書）李重耳做過魏弘農（今河南靈寶縣）太守，李熙做過金門（今河南洛甯縣境）鎮將，李虎做過西魏的太尉，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號八柱國，封唐國公。李晒初襲封唐公，仕隋為安州總管。淵亦襲封唐公，因其母獨孤氏，與隋文帝獨孤后為同族，故與隋文帝相親。初為譙（今河南商丘縣）隴（今陝西隴縣）岐（今陝西岐山縣）三州刺史，歷榮陽（今河南榮陽縣）樓煩（今山西靜樂縣）二郡太守。大業十一年（615A.D.）拜山西河東（山西西南部）慰撫大使。十三年拜太原留守。這就是他們後來王業的基地。看看這個家世，我們便可以知道他們顯貴世代的緣由。世民於隋開皇十八年（588A.D.）十一月戊午，

生於武功別館（今陝西武功縣）。時淵任隴州刺史。後四年，淵任岐州刺史。世民時年正四歲，據說當時有一個書生，自言善相，看見世民，說他有一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淵悉其言泄，將殺之，忽失所在，因為神。遂探其濟世安民之說，給他取名世民。這話無疑參入了些後人附會傳奇的跡象。實際上李淵當時給他這樣取名，或許對他確有些濟世安民的一種希望。祇是後人感念並崇拜他的功德，總覺得他的生死不偶然，他的煥赫和寂寞，給人的印象太深，才會有這樣的傳說產生。世民幼時聰明超群，自不待言。長大時更不平凡。史稱其能玄鑒深遠，磊落果斷，有丈夫志，不擇小節，為時人所不能測。他自小就綜研經史，嫻習武藝，尤長於射箭，百發百中，而不一失。他喜歡結交勇武豪俠和才學兼優之士，平日且能虛心學習。他的從軍生活，開始於十六歲時，從軍的動機，是去抵抗當時侵略我們華族的外族——突厥人。因為當時突厥人包圍了隋煬帝於山西雁門，煬帝的性命非常危險，眼見得大好河山，就要被外族侵略。煬帝在危急時，曾以木牌繫詔書，投汾水流下，募兵赴援。世民激於國家民族的義憤，首先應募志願從軍，史書記載如次：

「大業中，突厥圍煬帝雁門，煬帝從圍中，以木繫詔書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  
太宗（李世民）時年十六，往應募，募將軍禁定與。」（新唐書本紀第二）

世民在雲定與營中，完全過的是士兵生活。他不但沒有絲毫貴族公子氣習，沒有半點特殊的享受；而其艱苦實幹，服從紀律的精神，到處都表現着。這種模範作用，使人感佩崇敬，自然心悅誠服地一致要推他做領袖。他熱誠，正直，慈祥，勇敢，像太陽那樣的溫暖光明，富有無限的吸引力，人們愛戴他，信賴他，無形中會感覺他確是真正的民族救星！這裏有一個富有趣味的故事可以證明。相傳當時隋煬帝無道，全國人心沸騰，有些講衛誠迷信之徒，說是根據什麼「望氣」的方法，看到山西太原有「天子氣象」。那時還有所謂風塵三夜，一個叫做虬髯客，一個叫做李靖，一個叫做紅拂，虬髯客是個有志全國統一事業的大野心家，李靖文武全才，也很自負。紅拂是一個很奇特的女性。她原籍隋宮中楊素家的侍女，因為欽佩李靖的才學，就私奔了李靖的。他們三個人聽了衛士的話，真的跑到太原去探訪，總看看究竟將來誰能做全中國的領袖。他們看過李世民後，心裏都非常折服，認為全民族領袖非他莫屬。從此虬髯客不敢在中國與之抗衡，踴躍到海外扶餘國去另外創造一番事業。李靖不久便投到李世民部下，後來佐世民統一海內，並征服突厥等外族，出將入相，這就是歷史上功名顯赫的李衛公。由於這一段故事，我們顯然可以看到：第一，衛公之說，祇是後人的附會，絕無其事，但當時傳說如此之速，使大河南北，都相傳太原有「天子氣象」，這正反映着當時世民得人愛戴之深。他以其介公子之身，已能與眾一時。而他的思想行動，正像一顆磁石，吸引着人

們的強烈注意，在中古時期交通不便，真像莫明初崇拜英雄的情況下，形成了種種的傳說。第二，風塵三俠的相訪，更證明了唯英雄能識英雄；風雲聚會，志士仁人，團結互助，也非偶然。第三，從全部故事傳播的本質來研究，更知當時全國人心之傾服，一致期許世民爲全民族的救星，證以當時的靈謠，尤屬信而有徵：

（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

楊花顯然指的是隋朝楊氏，李花就指的是李淵李世民父子，結果自然成，更預測着這個少年志士李世民未來一定有偉大的成就。世民從十六歲應募入營定興營後，一直未曾離開軍營生活。他在軍中，屈節下士，結識了許多豪傑，物色了很多幹部，更表現了他的軍事天才，獻出一個奇策（詳下第四節），使雲定與營以少擊衆，大破突厥人，卒解雁門之圍。他年紀這樣小，就建立了這樣大的功勞，在常人一定要大事誇張驕傲自負，甚至目空一切的。他却完全相反，一聲不響，也不要求國家的獎賞。事平後，回到太原，仍然到他父親的部隊中過着軍人生活。他認爲從軍救國祇是每個國民應盡的天職；而應募赴難更爲每個人民必有的義務。時國家已亂，所在盜賊滋熾，世民知隋室必亡，更推財養士，結納豪傑，如長孫順德，劉弘基，劉文靜等，都是少年志士，因事亡命，爲世民所撫綏。又山東河南一帶青年軍人如徐勣（李勣）秦叔寶，程知節等，都聞風慕義，結友誼關係，互相結納，到後來洛陽大戰（圍王世充之役）時，先後相率投其麾下。



他在山西一方面整訓部隊，教練士卒，一方面幫助他的父親，平定山西各地的盜匪。其攻破高陽賊帥魏刁兒一役，又充分的表現了這個少年英雄作戰的勇敢和冒險犯難的精神。史書上有如下的記載：

「及高祖（李淵）之守太原，太宗（世民）時年十八，有高陽賊帥魏刁兒，自號歷山飛，來攻太原。高祖擊之，深入賊陣。太宗以輕騎突圍而進，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於萬衆之中。適會步兵至，高祖與太宗又奮擊，大破之。」（新唐書本紀二）

十八歲的青年戰士，能以輕騎突圍救父於萬軍之中，並縱兵擊破之。我們試想，這是多麼英武？在現在的青年中，似乎少有這樣的人物。史稱他十八歲時「便爲經綸王業，北剪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大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內乂安。自古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這些都是事實。唐之代隋，基於晉陽（卽太原）起義。而晉陽發難，大家都知道，完全是世民一手所造成的。李淵爲人頗近平庸，且耽於酒色。世民在太原既以整軍經武爲能事，見隋室方亂，叛黨四起，早有舉旗革命，以安定中國之志。當時劉文靜因曾與楊玄感叛黨李密勾結，被拘繫太原獄中。世民親就審問，陰與考察各方情形，計劃大事。文靜就對他道：「今隋煬帝荒淫無道，南遊揚州。江淮李密，圍逼東都，四方盜匪紛起，數以萬計。倘有真主輒駕而

層之，取天下易如反掌。太原百姓，都避盜入城。文靜爲吏數年，知其豪傑，一徑收彙，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令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就可成功。世民聽了笑道：「君言正合我意」。因此更積極佈置賓客，校練部隊，陰謀大舉，而他的父親李淵還不知道。恰巧那時突厥侵寇馬邑，李淵遣高君雅將兵拒敵，兵不利，怕隋煬帝處罰他，心裏非常恐慌。世民這纔乘間屏人，告訴他父親，要他起義。李淵聽了大驚，不從。隔了一天，他又去說，剖陳利害，說得更加痛切，至於涕泣陳詞，李淵這才有些感動。但還是不答應。又過了一夜，李淵深深的考慮了世民的語，覺得也有些道理，次早才對世民道：「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自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於是父子就决定了大計。但李淵還是猶豫未發。恰巧那時隋煬帝派使者來太原，要拿李淵到揚州去問罪。而管理隋室晉陽宮院的宮監裴寂，又曾以宮中美人侍淵。至是世民與裴寂相結，勸淵即刻發動。正好劉武周又在這時佔據了汾陽宮。世民更告訴他父親藉此號召部下，於是義師大舉。看看這段故事，可見晉陽起義，完全是世民一手造成的。義師既舉，世民奉命首率一軍攻入西河郡（今山西汾陽縣），所至克捷，執斬郡丞高德儒，餘不戮一人。遠近歸心。淵聞之大喜，遂謀入關。由山西渡河攻陝西。分其部下爲三軍，通稱之爲義士。委世民爲右領軍大都督，率額大軍數萬人西進。世民勸淵所部，師行所至，秋毫無犯。這樣兵以義動，紀律又

十餘萬，無行不義，不殺無辜。宜乎當時百姓無不箠食壺漿，以迎王師。師次靈武（今山西靈武縣），破勁敵宋老生軍。旋降隋大將突屈通軍於河東。於是關中豪傑，爭赴赴義。汾河，下韓城（今陝西韓城縣）南屯水營倉（今陝西華陰縣，隋轉關東粟在此設倉）取谷賑窮乏。率軍自渭北徇三輔。三輔吏民，及諸豪猾，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計，扶老攜幼，滿於麾下，其得民衆之歡迎有如此者！時其妹（柴紹之妻）及其叔禮通，亦起兵鄠縣，均與世民會，鄠（今陝西鄠縣）賊丘師利李仲文，盤屋（今陝西盤屋縣）賊何潘仁向善思，宜君（今陝西宜君縣）賊劉昉等皆來降，因略定鄂（今陝西鄂縣）杜（今陝西長安縣境）自下邽（今陝西渭南縣北境）以西，所經隋行宮苑籞，悉令罷之，出宮女還其家。至涇陽，收納豪傑，所部勝兵已有九萬餘人。破胡賊劉鷄子併其衆。留殷開山劉弘基等屯長安故城，自己率軍屯阿城（今陝西咸陽縣）獲兵十三萬。於是淵所遣諸將，以世民兵爲最盛。尋會大軍平京城。京中父老，饗牛酒詣旌門者，勞而遣之，一無所受。其軍令嚴肅有如此者。淵旋立代王侑輔政（按李淵於六一七年五月起兵太原，十一月克長安，立隋煬帝孫代王侑爲帝，自爲大丞相輔政。卽義甯元年，次年五月，淵受隋禪稱帝），封世民爲秦國公。義甯元年（617A.D.），世民率軍西破薛舉兵十餘萬，斬首萬餘級，遂略地至隴右。二年（618A.D.）爲右元帥，率兵十萬攻東都，還破竇達於宜陽新安，置熊（河南盧氏縣境）穀（今河南陝縣境）二州，時宇文化及弑隋煬

帝於江都（揚州）。不久李淵受隋禪。唐正式代隋。而這位少年英雄的志業，也已完成了大半。時年不過二十歲。

### 三 國家民族思想的陶融和激勵

隋末中央政權的瓦解，中國內部陷入了分崩離析的狀態，顯然引起了外族——特別是其突厥族侵入的野心。隋煬帝大業十一年（615 A. D.）之被圍於雁門，雖經李世民等應募援救，得以解脫。但這種事變無疑已經造成了國家民族的最大恥辱。這恥辱給與世民的刺激最深！在當時，世民看得非常清楚，突厥的勢力非常強大，華族內部却自相殘殺，倘無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統一全民族的力量，對抗外族，中國無疑將再度陷於五胡十六國蹂躪之局。何況當時內亂割據稱雄之徒，其中幾個有勢力的，如竇建德劉武周王世充等，幾無不勾結突厥，支持其傀儡政權，以侵略華族為能事。史書上記載當時的情形如次：

「（突厥）始畢可汗咄吉者，啓民可汗子也。隋大業中嗣位，值天下大亂，中國人奔之者衆，其族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屬焉。控弦百餘萬……高祖陰山，有輕中夏之志」。（舊唐書突厥傳上）「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俱起虎視，悉臣尊之」。（新唐書突厥傳上）

嚴格地講來，當隋唐交接之際，突厥族幾乎取得了東亞的領導地位。看看當時中國北部的許多部族，如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等，都臣屬於他。而中國許多內亂的領袖們，霸佔着黃河流域的廣大地盤的，差不多都尊他爲太上皇。他的勢力，實際比秦漢時的匈奴還大，他最希望的是中國內部永遠分裂，始終不能建立一個鞏固的中央政權。如此以舉制華，才可以坐收漁人之利。前此研究歷史的，都沒有十分注意此時期（隋唐之際）外族侵略的嚴重性，和我民族生死存亡的轉捩的契機。他們都會贊嘆李世民的「發迹多奇，聰明神武」。其除隋之亂，可比諸湯武革命；而威加四夷，實已超過秦皇漢武。却不知道他這時正把握着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歷史性的轉捩關鍵，在國家民族思想的陶融和激勵中，號召着全國的人民，建立着一個強固的統一的中央政府，以集中全民族的力量，由家內而攘外，實行對外族的戰鬥。我們看：當時李淵世民父子在長安建立了中央政府，想統一全國，而基礎尙未十分鞏固時，突厥就到處肆擾，其支持內亂首領固不待言，而毀約侵略山西及陝西北部威脅中央政權，幾至歲不常處。最嚴重的一次，莫如武德七年（634 A.D.），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連兵數十萬侵入關中，當時長安的中央政府非常恐慌，有聖祖小的人，且是讓李淵遷都避之。祇有世民堅決主張抗戰。讀左錄史書記載，我們更可知世民的民族意識是如何的堅強：

「七年（武德）秋，突厥頡利二可汗，自單州入寇，侵擾關中，有說高祖云：

羈得府藏子女在京師，故突厥來。若燒却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止。高祖（淵）及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蕭瑀等皆以爲非，然終不敢犯顏正諫。太宗（世民）獨曰，霍去病漢廷之將帥耳，猶且志滅匈奴，臣忝備藩籬，尚使胡塵不息，遂令陛下議欲遷都，此臣之責也。幸乞聽臣一申微効，取彼頡利……」（舊唐書太宗本紀上）

到了武德九年（684 A.D.）八月，世民繼承了皇位，突厥還繼續演了一幕最緊急的侵逼行爲。當時寇騎已由武功（今陝西武功縣）侵至渭水便橋之北。並遣其酋帥執失思力入朝覘形勢。世民不慌不忙，以極強硬的態度處之。隨時準備戰鬥，突厥終於屈服。其情形如次：

「已卯突厥寇高陵，辛巳行軍總管遲尉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癸未，突厥頡利至於渭水便橋之北。遣其酋帥執失思力入朝爲覘，自張形勢。太宗（世民）命因之，親出玄武門，馳六騎幸渭水上，與頡利密津而語，責以負約。俄而衆軍繼至，頡利見軍容旣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遂請和。詔許焉。即日還宮。乙酉，又幸便橋，與頡利刑白馬設盟，突厥引退。九月，丙戌，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帝（世民）不受。令頡利歸所掠中國戶口。」（舊唐書太宗本紀上）

我們想：當時世民爲什麼許頡利講和，而不以兵力包圍之，與以全部的消滅？這很顯然的可以看出：第一，當時的突厥勢力還非常強盛，唐朝的中央政權初建，基礎尙未穩固，不宜對外經營或端。第二，國內分崩離析之局，一部份雖已漸次創平，一部份尙在發展，且久亂之後，國家元氣大傷，世民爲一勞永逸計，必須完成真正的統一，庶可集中全民衆的人力物力以與外族周旋。故此役在軍路上雖採取極強硬的態度，準備隨時作光榮的犧牲；而在政略上，則不防於可能時，暫時許他講和，積極準備，以圖此問題的根本解決。看他後來派李靖等率大軍數十萬，北出定襄城（今綏遠歸綏縣），橫掃大漠，生擒頡利可汗，夷滅突厥，獻俘太廟，曾有詩云：

「雪恥酬百王

除兇報千古！」

即可知其當時決心之如何堅定，計劃之如何周密宏遠。第三，自五胡亂華以來，中國內部，早就華夷雜處。此時的民族問題，複雜錯綜，真不容易解決。解決之法，一方面需要強大的武力，以備征討；一方面更要有寬大綏和的民族政策，才可以使各民族由共同生存繁榮而達於融和同化的階段。我們知道：從五胡時的劉（淵）石（勒），至北朝隋後周，都是北狄種類，相與婚媾。「高氏聘臨歸女爲妻，宇文氏以突厥女爲后，北齊侯突厥歲十萬匹，周氏傾國奉之。錦衣玉食長安者悼數千人，周齊使於突厥，遇其

喪，齊而如其國臣」。《傳齊讀》當時突厥佗鉢可汗曾對其部下說：「我在南兩兒（指齊周）常孝順，何患貧窮。」其論海狗藏有如此者！隋楊統一，完全是形勢的，不久即趨分裂，對於此種複雜的民族問題，根本未曾作澈底解決的打算。世稱隋煬帝務勤遠略，征突厥，破吐谷渾，伐高麗，通西域。然對突厥純採離間政策，僅能收效於一時，終致雁門之圍。吐谷渾雖破，未始安解其衆，戍軍既去，邊患仍熾。四征高麗，毫無結果。而勞師遠役，天下騷動。大亂既起，身死國亡。世民鑒前朝之得失，懲民族國家之深痛，盛時時代，值茲環境，身爲一國元首，責任所在，究應如何採取最有效的策略，以鞏固中央政權，集中全國人民的精神和意志，以挽回此數百年來民族衰微的頹勢，爲億萬世發軔立生存繁榮的基礎？他集中了全國的人才，提出了左列的幾個對策：

- 一、掃除封建割據，鞏固中央政權，完成真正的統一。
- 二、運用全國的人才，推行新政，整頓吏治。
- 三、實行新的經濟政策（如租庸調制），使人民生活寬裕，社會日趨繁榮。
- 四、提倡國民軍訓，推行府兵制。使兵農形成一體。
- 五、推行新的民族政策：侵擾叛亂者征討之；率士降服者安輯之；向化歸心者殺和之。

六、提倡教育；獎勵學術；培育人才；發揚文化。



自隋大業七年（511 A.D.）以來，中國內地羣雄並起，約略所計，有一百三十餘人之多。此種分裂現象，份子之複雜，爲從古所無。其擁衆最多，據地較廣，勢力最大者如次：

高開道據滄陽，國號燕（與突厥勾結）

竇建德據樂壽，國號夏（與突厥勾結）

劉黑闥據洛州，國號漢東（與突厥勾結）

字文化及據魏，國號許（與突厥勾結）

徐圓朗據任城，國號魯

以上約當今山東河北一帶地。

劉武周據馬邑，國號定揚（與突厥勾結）

郭子和據榆林，國號永樂。

梁師都據朔方國號梁（與突厥勾結）

以上約當今山西綏遠陝西一帶地。

李軌據武威，國號涼（與突厥勾結）

薛舉據金城，國號秦（與突厥勾結）

以上約當今甘肅宁夏青海一帶地。

李子通據江都，國號吳

杜伏威據歷陽，國號吳

輔公祐據丹陽，國號宋

沈法興據毗陵，國號梁

以上約當今長江下游江浙一帶地。

林士宏據豫章，國號楚

羅銑據巴陵，國號梁

以上約當今長江中游湖廣江西一帶地。

李密據洛口，國號魏

王世充據洛陽，國號鄭（與突厥勾結）

朱粲據冠軍，國號楚。

以上約當今河南安徽湖北一帶地。

這些封建割據的勢力，在李世民的對內統一，對外戰鬥的偉大的號召之下，不數年，都已削平。他當時竭盡心力收容全國各方面的人才，文臣如蕭瑀陳叔達，本爲南朝梁陳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是北朝齊隋駙馬都尉。竇威揚恭仁封德彥竇抗並爲前朝梁保之裔。其將相如房玄齡，杜如晦，魏徵，長孫無忌，裴寂，唐儉，長孫順德，王珪，

載育，務遂良，虞世南，突屈通，劉會政，竇軌，竇瑒，柴紹，殷開山，李靖，李勣，尉遲敬德，秦叔寶，程知節等，或爲貴胄子弟，或爲平民出身。或爲南方之雄，或爲北方健將，或爲已經華化的外族。南北東西，匯於一朝。宜乎其開國規模，能斟酌南北。既有北方健武之雄風，復具南朝文治的美德，典章制度，宏遠精密。故能對社會政治經濟和軍事各方面，造成極堅實輝煌的建設成績。其軼元邁漢，固非偶然。而其能使光明的創造，從黑暗的氛围中長育發揚，其背後顯然具有一種促進全民族文化發展的原動力——觀念與理想爲之指導。此種觀念與理想，無疑又爲當時國家民族思想的陶融和激勵的結果。世民把握着這歷史上的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契機，接受着這種國家民族思想的陶融和激勵；作爲了一個劃時代的實際工作領導者。無怪乎其成功了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我們現在且找些歷史記載，看看他當時的明恥教戰的精神，和提倡國民軍訓的動機所在，以證明其國家民族意識的堅強：

（隋）丁未，武德九年（534.A.D.）九月，（按卽世民初承皇位，突厥侵逼渭濱初和之儀）丁未，引諸衛騎士統將等，皆射於顯德殿庭，謂將軍以下曰：自古突厥與中國更有盛衰。若軒轅善用五兵，卽能北逐獯鬻，周宣驅馳方召，亦能瀕勝太原。至漢晉之君，逮於隋代，不使士兵素習干戈，突厥來侵，莫能抗禦。致遭中國生民，塗炭於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恣令逸樂，兵士唯習弓馬，庶使教門職，亦望汝等無稽敵。於是每日引數百人於殿前教射，帝（世民）親自臨試

以防萌蘗漸，備不虞也。今引碑卒之人，彎弧縱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非意，非所以爲社稷也。上（世民）不納，自是後，士卒皆爲精銳。」（舊唐書太宗本紀上）

#### 四 卓越睿智的軍事天才

世民天資神武，對於軍事特別具有一種卓越睿智的天才。他性機敏，深通韜略，果敢沉毅，而能玄鑒幽遠，爲常人之所不能及。他對於戰術戰略，研究素深，特別長於指揮大兵團，十次歲卽身爲將帥，率領大軍攻入關中，師行所至，無往不克。故時人稱之爲長勝軍，爲起義諸軍之冠。他認爲軍紀爲軍隊的命脈，戰鬥技術與全軍戰鬥力量的強弱，互相關聯。因而能以信賞必罰，整肅紀律；勤加教練，增進戰鬥技能。他愛護士卒，生活與共，甘苦同嘗。武德三年（630A.D.）四月，世民擊敗宋金剛於山西柏壁（今山西新絳縣西南），金剛走介州（今山西介休縣），世民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宿於雀鼠谷之西原，爲叢山峻嶺，人煙絕跡的所在。時軍士皆飢，值大雨，飢寒交迫，世民與軍士共甘苦，不食者亦二日。至涪州，令軍得食，乃共食。卽此一例，其堅苦卓絕的精神，定以威召部下，用能得士卒心，所向克捷。他的中軍，有一個精銳的騎兵團，最慎

中央突破。在萬軍中，奔騰逐北，斬將奪旗，當者無不披靡。這個騎兵團，無疑就是世民的親軍。每大戰酣鬥，世民一馬當先，衝鋒陷陣，騎兵團隨後，風馳電掣，殺聲震天，頃刻間刀光劍影，血肉橫飛，鬼哭神號，天地爲之變色。這就史書所記其所親歷的各次戰役中，摘其重要事實，條爲綱目，以見其戰術戰略之一般：

一、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當李淵初起義師時，大軍西上，賈胡堡，隋將宋老生，率精兵兩萬屯雲邑（今山西霍縣）隋大將軍屈通亦屯大軍於河東，拒義軍。會積雨，淵不能進。雨久不止。淵軍糧盡，淵與裴寂議，擬暫率軍返太原，徐圖後舉。在這危急存亡千鈞一髮之時，世民洞燭機先，認爲進戰必剋捷，退必散亡。他苦諫李淵道：「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遇小敵即班師，將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爲賊耳，何以自全？」淵不納，促令引發。世民遂號泣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其故，他說：「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必剋，退還則必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須臾而至，是以悲耳。」淵始大寤嘆曰：「起事者汝也，成敗惟汝。」卒依世民策劃，引軍攻雲邑。斬宋老生，西入關中。看這一段故事，我們可以知道世民玄鑒知遠的一般情形。又武德二年（629 A.D.）二月，劉武周據并州（在山西中部以太原爲中心），宋金剛陷滄州（今河北滄縣）王行本據蒲州（山西蒲縣），而夏縣人呂魯茂又兼縣令以響應劉武周，山西全部幾全陷敵，形勢非常嚴重。李淵急，詔諸將棄河

東，以守關中。獨世民以爲不可。他上表道：「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凍股肱，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精兵三萬，必能平殄武周，克復汾晉。」武德三年四月，遂率軍敗宋金剛於柏壁，降尉遲敬德諸將。劉武周敗奔突厥，其將楊伏念以并州降。山西再定。其迅赴機宜，料敵如神，有如此者。至其西擊薛仁果，既採中央突破戰術，野戰破其將宗羅喉軍，復急率輕騎二十餘，乘間掩襲其根據地拆城城（甘肅涇州縣東北）繼以大軍合圍。使仁果措手不及，詰朝即降。其進軍之神速，料敵之玄妙，尤令古今來戰略家傾服。當時俘獲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稱賀，因問其致勝之道。世民一一加以剖析。史書記載當時雙方對話，其帷幄籌謀，成算在胸，讀之仍可作爲今日戰略參考：

「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指世民）野戰破賊，其主尙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世民）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發，以故剋也。羅喉（仁果將）特往年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雖擊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蹙，還走投城，仁果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被退，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墮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謂成算，諸君盡不見耶。諸將曰，此非凡人所能及也。」（舊唐書太宗本紀上）

隋唐之際的突厥，其勢猖獗，當時黃河流域諸叛亂首領，畏其侵逼，多臣服之。已如上述。世民獨能窺見其弱點，謂突厥不足平。頡利可汗入寇渭濱，世民率房玄齡等六騎隔水相見，歸謂玄齡等曰：突厥衆而不整，君臣唯利是視，可汗在渭濱而酋帥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甚易。後卒依其計劃，夷滅突厥，其發微見幾多類此。

二、號令嚴明，軍紀整肅；師行所至，秋毫無犯；世民率義軍入關，首先勒制所部，師行所至，不損民間一草一木，史書記其屯阿城時，長安父老，賚送牛酒勞軍，一無所受。「軍令嚴肅，秋毫無犯。」已可見其軍紀之一般。武德元年九月，世民既西破薛仁果軍，大軍東歸。時李密初降唐，李淵令密馳傳迎世民於豳州（今陝西汾縣）。密見世民天姿神武，軍威嚴肅，驚悚歎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此，何以定禍亂乎！」李密是當時叛黨首領之一。由他這幾句話，我們可以知道世民軍中的紀律是如何的嚴肅；號令是如何的嚴明！

三、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世民在戰略上，慣用出奇制勝之策，每對壘，相度地形，精研情報，其軍不動如山岳，動則風馳電掣，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把握時機，一戰成功。武德元年（618A.D.）九月，西破薛仁果，即爲運用此種戰略之顯著成就：

「九月薛舉死，其子仁果嗣立，太宗又爲元帥，以擊仁果，相持於拆城城。深

溝高壘者六十餘日，賊衆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戰，太宗按甲以挫之。賊糧盡，其將牟君才梁胡郎來降。太宗謂諸將軍曰，彼氣衰矣，吾當取之。遣將軍龐玉先陣於淺水原南以誘之，賊將宗羅睺併軍來拒，玉軍幾敗。既而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望見，復迴師相拒。太宗將驍騎數十入賊陣。於曷王師表裏齊奮。羅睺大潰，斬首數千級，投潤谷而死者不可勝計。L（舊唐書太宗本紀上）

武德二年（619 A.D.）十一月，東趣龍門關，渡河，再定山西，破宋金剛劉武周軍，亦運用此種戰路：

「進屯柏壁（今山西新絳縣西南），與賊將宋金剛相持，尋而永安王孝基敗於夏縣，于筠獨孤懷恩唐儉並爲賊將尋相尉遲敬德所執，將還滄州。太宗遣殷開山秦叔寶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相等僅以身免。悉虜其衆，復歸柏壁。於是諸將咸請戰。太宗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爲捍，士卒雖衆，內實空虛，意在速戰，我堅營蓄銳，以挫其鋒，糧盡計窮，自當遁走。三年（武德）二月，金剛竟以衆餒而遁。太宗追之，至介州，金剛列陣南北七里，以拒官軍。太宗遣總管李世勣程咬金秦叔寶當其北，翟長孫秦武通當其南。諸軍戰小却，爲賊所乘，太宗率精騎擊之，衝其陣後，賊衆大敗，追奔數十里。」

L（舊唐書太宗本紀上）



武德四年(621 A.D.)，破竇建德於武牢(今河南虎牢)，亦採取此種戰略：

「(世民)親率步騎三千五百人，趣武牢，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於板渚。太宗屯武牢，相持二十餘日。諜者曰：建德伺官軍芻盡，候牧馬於河北，因將襲武牢。太宗知其謀，遂令牧馬河北以誘之。詰朝，建德果悉衆而至，陳兵汜水。世充(王世充)將郭士衡陣於其南，綿亘數里，鼓譟，諸將大懼。太宗將數騎，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戰，是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乃氣衰，陣久奪飢，必將自退，追而擊之，燕雀不剋，吾與公等約必以午時後破之。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兵士飢倦，皆坐列，又等飲水，蹙巡斂退。太宗曰，可擊矣。親率輕騎追而誘之。衆繼至。建德回師而陣。未及整列，太宗先登擊之，所向皆靡。俄而衆軍合戰，羣虜四起，太宗率史大弼程咬金秦叔寶宇文歆等揮幟而入，直突出其陣後，張我旗幟，賊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虜其衆五萬，生擒建德於陣。」(舊唐書太宗本紀上)

四、攻勢戰鬥，爭取主動；中央突破，四面包圍：世民用兵，完全採取攻勢戰鬥，以爭取主動爲基本原則。他從沒有計劃過退守，他認爲退守無異於宣告失敗。當宋金剛劉武周等攻略山西時，兵勢極銳，李淵擬棄河東地，而世民則認爲山西不能保守，陝西亦無法保守，其眼光之敏銳，實可與現代戰略家比美。武牢之役，關係唐室存亡，當時

竇建德王世充兩軍如合，則東都勢力日蹙，可以併力西入關中，李唐是否尙能建國，實成問題。且王世充既固守東都（洛陽）而竇建德率大軍十餘萬，自滑州屯酸棗（今河南延津縣北十五里），陷管州滎陽，陽翟，進營於成皋東原，與世充內外相應。蕭瑄屈突通封德彝等都認爲腹背受敵，恐非萬全，請世民退師穀州，以觀變化。獨世民以爲不可。他分析敵情，決計採取攻勢戰路，留其弟元吉及突屈通圍王世充於洛陽，自己率少數精銳步騎，進據武牢以迎大敵。史書記載其當時的決策如次：

「蕭瑄屈突通……請退師穀州以觀之。太宗曰：世充糧盡，內外離心，我當不勞攻擊，坐收其敝。建德新破孟海公，將驕卒情，吾當進據武牢，扼其襟要。賊若冒險與我爭鋒，破之必矣。如其不戰，旬日間，世充當自潰。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賊併力，將若之何？通又請解圍就險，以俟其變，太宗不許。」（舊唐書太宗本紀上）

他的部隊組織嚴密，縱橫指揮自如，尤勇於親率少數精銳騎兵團，衝鋒陷陣，實行中央突破。上引文獻，如記破薛仁杲之役，「太宗將驍騎數十入賊陣」。破宋金剛之役，「太宗率精騎擊之，衝其陣後」。破竇建德之役，「太宗率史大奈，程咬金，秦叔寶宇文歆等揮幡而入，直突出其陣後」。都是很顯明的例證。其破王世充野戰軍，同樣採取此種中央突破戰術。「武德四年二月，進屯青城宮（洛陽北）營壘未立，世充舉二萬

自方諸門臨澗水而陣。太宗以精騎陣於北邙山，令屈突通率步兵五千渡水擊之。因誠通曰：待兵交即放煙，吾當率騎軍南下，兵纔接，太宗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與通表裏相應，賊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焉。自辰及午，賊衆始退，縱兵乘之，俘斬八千人。於是進營城（洛陽）下，世充不敢復出。至其四面包圍之策，在戰略上也常常運用。最顯著的一次爲其東翼洛陽，計劃殲滅王世充一役。當時世民的部署，完全採取四面包圍，將洛陽四周的重要據點攻下，並絕其糧道，使洛陽城陷於孤立。作圖如次，並列舉其當時進軍路線，以見其戰略之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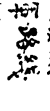
李世民進軍路線



李世民屯軍據點



李世民軍王姓據點



李進民世

陽江

洛陽 東都 (王世充) 龍門

洛回

陰河

陽河

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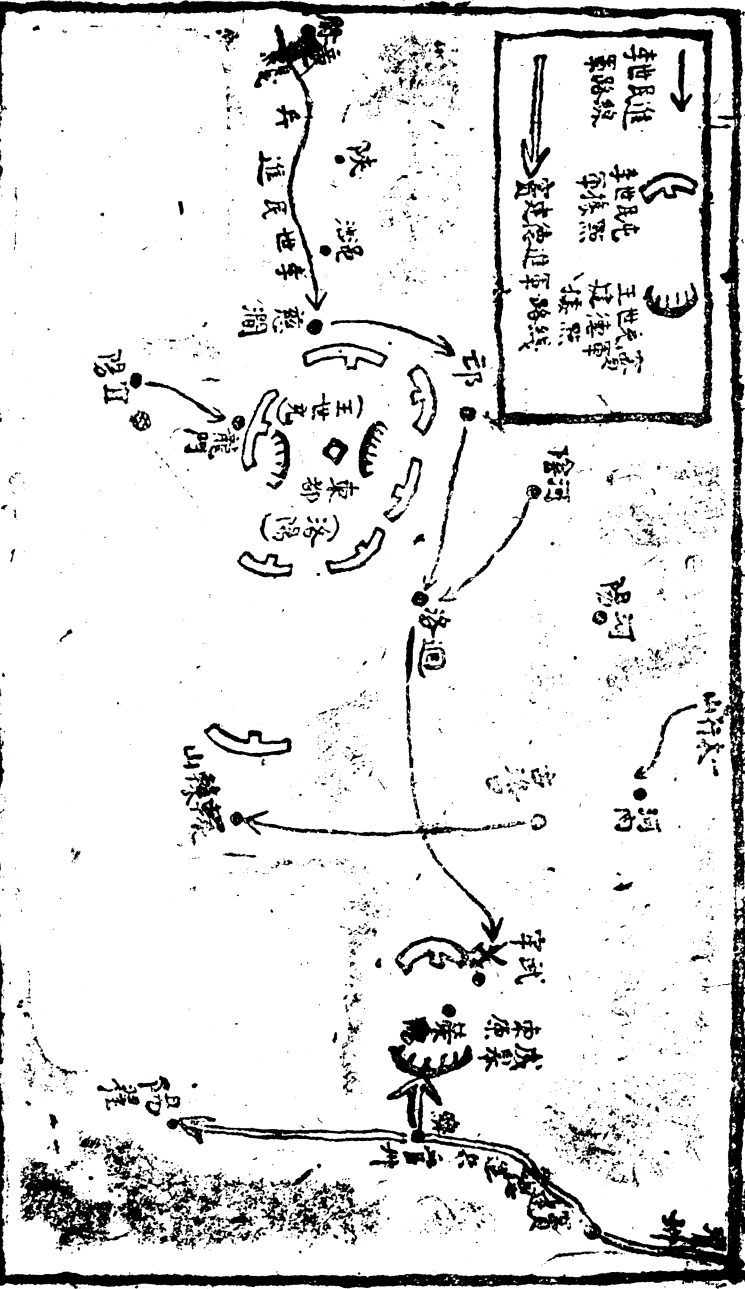
晉

軍武

成樂 樂

品程

山行太



(一) 世民先由陝西進軍攻慈潤，(今河南新安縣東)敗王世充軍三萬人。世充  
慈潤之鎮歸東都(洛陽)。

(二) 遣史萬寶自宜陽(今宜陽縣)南據龍門(即今伊闕在洛陽河南三十里)

(三) 遣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

(四) 遣王君廓自洛口斷其糧道。

(五) 遣黃君漢夜從孝水河中下舟師襲迴洛城，黃河以南，莫不響應，城堡相  
降。

(六) 遣李世勣率師出轅轅道，安撫其衆，浚汴洧像九州相繼來降。

(七) 大軍進屯邙山，敗世充衆二萬，遂逼圍城下。及雷建德兵敗，世充遂降。

五、以少擊衆，以逸待勞；側翼襲敵，敵後衝擊；世民在戰術上，最慣以少擊衆  
以逸待勞。北邙山之戰，以步騎五千，破王世充軍二萬。武牢之役，親率兵騎僅三千  
百人，配以友軍，不過數萬，卒破雷建德軍十餘萬人。且先據武牢，控制地形，正是  
逸待勞。至其衝擊敵後戰術，上引文獻，處處可以證明。而側翼襲擊敵人，以破宋老  
之役爲最著。茲摘錄史書記載，以資佐證：

「太宗恐老生不出戰，乃將數騎，先詣其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以  
激之。老生果怒，開門出兵，背城而陣，高祖與建成合陣於城東，太宗及柴紹陣

墟處，老生歷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墮馬，老生乘之，高祖與建成軍成卻，太宗自南原率二騎馳下峻坂，（側面）衝斷其軍，引兵奮擊，賊衆大敗，各捨仗而走。●歷門發，老生引繩欲上，遂斬之。（舊唐書太宗本紀上）

### 五 恢弘廓大的政治雅量

世民不僅是一個傑出的軍事家，同時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少時英武有大志，能屈節下士，傾心以結納賢豪。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起義以後，「求賢如渴，善其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恆恐不及。」（魏徵語）他認為要拯救國家民族的大難，惟賢才是賴。他知道治天下事，必須用天下之才，而用天下才，治天下事，尤須有恕天下之才之識之量。所以他延攬人才，南北東西，文武德藝，廣包兼容。且能持之有恆，育之有度，教之有道，而御之有本。南朝帝室胄如蕭瑄陳叔達；前朝貴戚顯宦如婁知字文士及封德彝；文學佐命之才如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孔穎達；草莽英雄如程知節秦叔寶史大奈；敵國降將如突屈通尉遲敬德，仇讎如魏徵（徵曾事隱太子建成，且勸建成殺世民），疏遠如馬周，莫不任盡其才，視同股肱。且從諫如流，聽斷不惑，如魏徵犯顏進諫，言詞每至難堪，其論十漸不克終疏，言多侮慢，世民終優容之！故能混一宇內，匯全圖其彙於一朝，而承南北朝分裂與構陷破亂之餘，取南朝文學治化之長，與北方吏事武

備結合爲一，以建立成一較前更爲合乎理想的政治機構。舊唐書史臣讚其「用人如貞觀之初，納諫比魏徵之日，况周發周成之世襲，我有遺姪；較漢文漢武之恢弘，彼多慚德。迹其聰斷不惑，從善如流，千載可稱一人而已」等語，實非偶然。我們現在要研究，世民爲什麼會涵養成這樣一體恢弘廓大的政治雅量？這顯然有一種潛在的觀念和理想爲之指導。第一，他具有國家民族的思想，他沒有封建的意識，地域的觀念和自私的心理，一切能以國家民族爲前提。這從他的「人才主義」可以看到。他總攬全國人才，兢兢業業，一心一德，以致理太平爲職志。左引文獻，可以證明：

「貞觀五年，(631 A.D.)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之於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於卿輩，旣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極目無隱。倘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爲國之大害也。」(貞觀政要論政體。)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工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遺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爲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而况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

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貞觀政要論政體）

第二，他具有「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民本思想。

「上曰：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資治通鑑唐紀八）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思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爲之解體。怒讟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貞觀政要論君道。）

第三，他能竭誠以盡天下；推赤心置人腹中。

「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資治通鑑唐紀八）

「貞觀四年（630 A.D.），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姓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歎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恆恐羣臣內懷不



朕亦不肯信任百官，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費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雖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卽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衆，事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劃。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二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循善，其於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爲非。因令諸司，若詔勅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卽施行，務盡臣下之意。」（貞觀政要論政體）

這一段話充分的說明了隋文帝的苛察專斷而不肯信任羣臣；已則反其道而行之。以天下之廣，四海之衆，千端萬緒，皆委百司商量。所謂「務盡臣下之意」，完全是「竭誠以盡天下」的表現。我們知道古今來的大政治家，其成功處，莫不在殷憂竭誠以待下；其失敗處，亦無非得志縱情而傲物。竭誠能使胡越化爲一體，傲物則骨肉變爲行路。世民能首先認識此點，這就是他的偉大的成功所在。至其「推赤心置人腹中」，一如漢光武的故事，這也有兩段事實證明。當薛仁果初破時，世民收容其部下，仍令仁果兄弟及其將宗羅喉等領之，與之遊獵，而不稍疑：

「獲賊兵精騎甚衆，還令仁果兄弟及賊帥宗羅喉翟長孫等領之。太宗與之遊獵馳射，無所間然。賊徒荷恩愾氣，咸願効死。」（舊唐書太宗本紀上）

破宋金剛之役，尋相尉遲敬德率部來降，處以同樣的禮度：

「敬德相率衆八千來降，還令敬德督之，與軍營相參，突屈通饗其爲禮，驥以爲請。太宗曰：昔肅王（卽漢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並能畢命，今委任敬德，又何疑也。」（舊唐書太宗本紀上）

第四、他能虛心納諫，以聖賢爲師法：

「貞觀元年（627 A.D.），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日內外庶官，致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不以爲患。後至大亂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權免，甚爲時論所貶黜。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啓沃，勿上下雷同也。」（貞觀政要論政體）

「貞觀六年（632 A.D.），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救乎？朕嘗讀書，見傑殺關龍逢，漢誅晁錯，未嘗不廢書嘆息。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妄有誅責。朕比來臨朝斷決，亦有乖於律命者。公等以爲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軍閭塗炭。公等爲朕思隋氏滅亡之辜，朕爲公等思蒲逢泉錯之誅。君臣保全，豈

不美哉」。 (貞觀政要論政體)

至其師法聖賢，可從他和魏徵的對語中看到。「太宗問魏徵曰，何謂明君暗君？徵曰，君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云：先人有言，詢於芻蕘。昔唐虞之理，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問，不能惑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捐隔疎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梁武帝偏信朱異，而侯景舉兵向闕，竟不得知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稱善其言」。(貞觀政要論景道)

第五、他能聽斷明激，不爲物蔽：他常說：「人主唯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輒輾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他的聽斷，是非明激。這裏也有兩個故事可以證明：貞觀七年，他和魏徵封德彝等，討論大亂之後，是否可以即致太平？魏徵認爲「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朞月而可，信不爲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封德彝等都認爲「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恐敗亂國家。」他却贊成魏徵的說法，力行不倦，不出數年，海內又安，外族向化，其聽斷明激如此。又一次，他和許多臣僚討論帝王的功業，草創與守成究竟那樣最

難？房玄齡說：「天地草昧，羣雄競起，攻破乃降，戰勝乃剋。由此言之，草創爲難。」魏徵說：「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爲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恆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爲難。他却能綜合變方面的優點，下了這樣一個結論：「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

第六，他行的是王道而非霸道；以德服人而非以力屈人；他平定內亂，會未多殺戮。東都平後，僅斬竇建德一人。俘王世充，且赦爲庶人。後獨孤德修矯詔殺世充，以報父仇，卽詔免德修官。當時敵國謀臣降將，一經投効，莫不視同股肱心膂，一心一德，圍濟王室。而對外的綏和政策，收效尤大。當時華夏安甯，遠戎賓服，突厥既滅，其酋長貴族，皆襲衣冠，帶刀宿衛，居長安者，常數千人。其「天可汗」尊號，顯然爲東亞各民族共主。此非王道向化，以及世民秉性之恢弘廓大，兼容並與，何足以致此！

由以上六則，我們可以知道世民之所以養成這樣恢弘廓大的政治雅量的根本原因。這裏我們還要講些故事，作爲本節的結束。相傳世民自知神采爲臣僚所畏，常對鏡作芙蓉，以溫顏接羣臣，導人使諫。魏徵貌寢而有志胆，每犯顏進諫，雖逢世民大怒，

神色亦不稍移。隱太子建成既敗，世民素知徵賢，使人召之。並謂曰：「汝曠聞我兄過，何也？」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深知其忠於所事，反儻禮之。卽引爲詹事主簿。及世民繼皇位，擢拜諫議大夫，遷祕書監。徵既具經國才，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其所諫前後二百餘事，疏言數十萬字，爲古來諍臣第一人。而世民之恢廓大量尤爲歷史上第一人。君臣相得，千古美傳，實非偶然。而揆溯原因，總由於世民能導人使諫。左引文獻，寫當時君臣相得之歡，和世民的政治風度，躍然紙上：

「轉宴（羣臣）於丹霄樓，酒酣，太宗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昔在東宮，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照。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爲無愧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發言輒卽不應，何也？對曰：（徵）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陳論。若不從，輒應，便恐此事卽行。帝曰：但當時且應，更別陳論，豈不得耶。徵曰：昔舜誠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而從陛下，方始諫，此卽退有後言，豈是纓契事窮辭之意耶！帝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覺嫵媚，適爲此耳。徵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舊唐書魏徵傳）

當時還有一位不大著名的縣尉劉仁軌，此人就是後來在世民子高宗治時大破倭奴於百濟白江口的民族英雄。他也表演了些有趣的諫諍故事，越顯得世民的恢弘，正直，和天公無私。武德初，仁軌爲陳倉尉，他的同僚中有一個拆衝都尉名叫魯實，爲人非常

豪猾。自恃高班，縱干法紀。仁軌與約，戒毋再犯。他却聽不聽，橫暴愈甚。仁軌就不容氣把他杖殺了。世民聽了，非常憤怒，說道：「是何縣尉，殺吾拆衝！」使人召入詰責。仁軌入朝奏道：「甯不法，歷政莫能禁，臣誠之而又甚也，故殺甯。」世民奇其剛正，不但不責罰他，反陞擢他爲咸陽丞。貞觀十四年（640 A.D.）世民將校獵同州，時秋穫未訖，仁軌又上表諫。表中說：「今既供承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爲狼狽。臣願陛下少留萬民之恩，垂聽一介之言。退近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暇豫，家得康甯，輿輪徐動，公私交泰。」世民看了，非常高興。馬上停止校獵，且認爲仁軌竭誠奉國，不自置於下位，降書褒納，並任他爲新安縣令，累遷昇至給事中。仁軌後來對於國家民族的偉大貢獻，都以世民此時的知遇拔擢爲其基點。這樣的襟懷大量，玄鑒明察，真不愧爲古今來第一個大政治家！

## 六 大一統國家的建立

### (1) 統一的過程

世民掃滅羣雄，統一字內，其用兵次第如左：

一、關中河西之平定：汾陰人薛舉，初僑居於金城（甘肅皋蘭縣），家產鉅萬，喜交豪猾。大業末，隴西蓋起，舉割金城令郝瑗，自稱西秦霸王，據有隴西地，通突厥，

衆至十餘萬。子仁杲，克天水，因稱帝，自稱州徙郡天水。武德初，破唐將劉文靜於高塘（陝西長武縣北），旋死，仁杲代立，居圻城城（甘肅涇州縣東北）。武德元年（618 A.D.）十一月，爲世民所破，隴右遂平。其時河西五郡尙爲李軌所據。李軌本姑臧人，家亦富於財，大業末，轉隴右太守，自稱河西大涼王。武德二年（619 A.D.）四月爲其僞尙書安興貴所執斬於長安，河西平。於是唐遂無後顧之憂。

二、山西全部之平靖：李徧世民父子起義山西，入長安後，山西全部又爲劉武周苑君璋、宋金剛劉季真等所據。劉武周馬邑人，隋末殺馬邑太守王仁恭，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以馬報之，兵勢遂盛。稱帝，國號定揚，以其妹婿苑君璋爲內史令，委宋金剛以軍事，侵并州，佔太原，敗唐師，河東盜王行本等均應之，關中大震。李淵懼，議遷河東。武德三年（622 A.D.）爲世民所敗，武周金剛奔突厥，後爲突厥所殺。苑君璋降唐。劉季真原爲胡人，據離石，玉是亦爲世民所滅。

三、河南山東安徽之底定：隋末河南山東安徽一帶，大部爲李密王世充竇建德宋瑒等所割據。李密故世庶，名楊玄感次子，玄感敗，結竊讓軍雄信等取興洛倉（河南鞏縣），敗隋東都兵，聲威所播，江淮以北響應俱應。乃置二百營，以饋之，衆至數十萬。據金塘，稱魏公。東至海岱，南至江淮，莫不遣使來歸。時竇建德宋瑒徐圓

期均違表勸進，旋爲王世充所敗，降唐。後又叛唐，被斬。王世充本西域胡人，仕隋，初據東都敗李密，因據之。廢隋越王侗，稱帝，國號鄭。其勢力北據河，東至徐堯，南有襄鄧。武德四年（631 A.D.）爲世民所破。齊建德本漳南（山東恩縣西北）羣盜，隋末橫嶽壽（河北獻縣），衆數十萬。旋破宇文文化反，稱夏王，國號大夏，遷都涿州（河北永年縣）與突厥連，克曹州，擄孟海公。武德四年率軍援王世充，與世民大戰於武牢，兵敗被執，斬於長安。朱粲本城父人（今安徽亳縣東南）隋末爲盜，衆十餘萬，渡淮，轉掠荆沔及山南，所至殘殺，人民死者山積。武德元年稱楚帝於冠軍（河南鄧縣西北）。後降王世充，東都平，世民斬之於洛水之上，聞者無不稱快。

四、黃河北部之肅清：隋末河北山東等地，爲高開道劉黑闥，徐圓朗羅藝等所據。高開道本山東陽信人，初從河間盜格謙據豆子獻（河北靜縣境）。武德元年，陷漁陽（河北薊縣）都之，有衆數萬，自立爲燕王，北連突厥，南結劉黑闥，據燕州（察哈爾懷來縣）。武德七年，爲其部將張金樹所殺。金樹旋歸唐。劉黑闥本漳南人，少與齊建德友善，建德敗，代領其衆，稱漢東王，都洛州（河北永年縣）。武德五年三月，爲世民所敗。十二月被擒，斬之於洛州。徐圓朗兗州人，隋末爲羣盜，據齊州，自瑯琊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募兵數萬。後據任城，自稱魯王，世民平劉



黑闥後，命李世勣等討平之。覆盡本襄陽人，隋末督軍北平，初降唐，後叛據幽州，  
世民命統軍楊岌討平之。

五、長江中游及南粵等地之蕭濬：隋末湖廣江西等地，爲蕭銑林士宏等所據。蕭銑本後  
梁宣帝管之曾孫。大業末自羅川（今湖南湘陰縣東）入據巴陵，稱梁王，旋稱帝，  
署百官，準梁故事。武德元年，遷都江陵，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阯，北距  
漢川，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武德四年，世民遣趙郡王孝恭及李靖自夔州率兵討  
平之。林士宏鄱陽人，隋末爲盜，據虔州（江西贛縣），稱帝，國號楚。旋破豫章  
，繼領有江西全境。世民遣李大亮等平之。

六、長江下游之澄濟：隋末長江下游爲沈法興與李子通杜伏威輔公祐等所割據。沈法興武  
康人，初以討宇文化反爲名，攻餘杭毘陵（江蘇武進縣）丹陽皆下之。據江表十餘  
郡稱梁王。後兵敗，爲盜帥葉孝辯等所迫，投江死。其郡縣爲李子通所據。李子通  
東海人，初起羣盜，據海陵（江蘇泰縣）稱楚王，旋陷江都，稱帝，國號吳，後爲  
杜伏威所滅。杜伏威章邯（山東章邱縣）人，初與輔公祐起羣盜，據丹陽，有衆數  
萬，武德四年，世民招之降，擒李子通以獻。於是江東淮南之地，南接於嶺，東至  
於海，悉平。輔公祐初從杜伏威起兵，伏威降，公祐反，據丹陽，稱帝，國號宋，  
世民遣趙郡王孝恭與李靖討平之，斬首京師。江表全定。其時爲唐武德七年。（626）

(A.D.)。

七、陝西北部及朔方等地之平定：隋末陝西北部爲郭子和據地；朔方則爲梁師都據地。郭子和本陝西蒲城人，初據榆林，通突厥，始畢可汗署之爲屋利設。武德四年降唐，後賜姓李氏。梁師都本朔方人，隋末起兵，圍號梁，通突厥，號大度思伽可汗。後迭爲突厥嚮導，邊地略無甯歲。貞觀二年，世民遣梁紹討之，敗突厥援軍，師都爲其從弟洛仁所殺，以城降。朔方遂平。

### (2) 新政治機構的建立

世民既已統一國內，爲要使此完整統一的國家，在合理而勻稱的偉大系統下建立起來，他集合了許多的大儒學者共同研究，組織了一個新的政治機構。進行了許多新的政治制度。他採取了成周和兩漢政制的優點，適應着時代的需要，提出了一個新的計劃。這在唐六典，唐律，和杜佑通典以及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志等書中都可以看到。從文化史來看，兩漢的儒統，到北朝時本已產生蘇綽盧辯等淵博之士；而南朝文物又經王儉王肅崔光蔣少游等輸入北朝，關隴河西區所保存之漢魏西晉學風，亦經劉昉江式李冲等再移植於中原。形成其文化上之大匯流。故隋唐之際，已有李文博（著政道集十卷爲房玄齡之友）王通（隋文時獻太平十二策仿古作六經）等大儒產生。王通於隋末設教於河汾之間，實爲一堅苦卓絕的教育家。他的教育主張「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求個人經驗

才幹的擴大，以達於窮理盡性之境。其弟子如李靖馬玄齡杜如晦魏徵等，後來都成了世民的開國功臣和新政治的設計者。當時世民既能運用全國的人才，卒能成功革新之局。至於政治社會各方面都有恢宏堅實的建設表現。舉其重要者：

一、爲中央地方政治制度之改革，樹立了全國統一的規模。

二、爲租庸調制的確立，奠定了全國農民的生活。

三、爲府兵制的推行，建立了全國的健全武裝。

四、爲貢舉制的推行，開放了政權，消融了階級隔閡，促進了全社會的文化。

世民對於中央地方政制之改革，首在重建並劃分宰相職權；次爲整頓地方行政系統。兩漢時的君權相權，本爲專制政體相輔爲治的兩面。魏世中書監始參大政。東晉侍中佔優勢。宋齊則尚書中書侍中三者均爲輔臣。大抵尚書執行政務轉爲外朝，而中書門下成爲皇帝的私人，於是政府變成私家權勢的爭奪場所。世民革除前朝之失，使尚書中書門下三省成爲真宰相。此已重建相權。又以中書掌定旨出命，門下給事中掌封駁，尚書變而行之，是將相權劃分爲命合審核執行三部門：

貞觀二年，(628 A.D.)太宗謂羣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得論議。比來但觀順從，不聞違異，但行文書，誰不可爲。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書所見，中書侍郎中書舍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

廢正之。上始申明舊事。

凡有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先陳所見，稱五花判事，由中書侍郎中書令審定之。敕旨既下，給事中黃門侍郎復得有所駁正。故門下省常設政事堂，後又遷至中書省，宰相親臨講事，有如今日之內閣。當時尙書僕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及參加機務等名，出居政事堂，始爲眞宰相。其權有如今日之內閣總理。惟尙書僕射有左右之分。是內閣總於二人，下設六部，左主吏戶禮，右主兵刑工，共二十四司，分曹共理。全國政務，無不舉。由此以三省分治，比漢之宰相，以六部大吏，比漢之王室九卿，以視魏晉南北朝之私門政治，在中樞政府組織上，顯然形成一極大的進步。其在地方行政系統方面，一以削弱地方，集權中央爲宗旨。地方行政最低級爲縣，全國分爲一千五百七十三縣，較西漢多二百餘縣。縣以上爲州，或郡，全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上州刺史僅從三品，中下州刺史爲正四品。於是地方官吏權位既低，轄區亦小，大權集諸中央，形成鞏固的統一體系。租庸調制，卽古之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世民爲民制產，依北魏制授民以田。凡守年八以上授田一頃，內八十畝爲口分，年老還官，二十畝爲永業。依唐六典，課戶每丁租粟二石。其調隨鄉土所產綾絹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者精三兩，輸布者麻二斤。凡丁歲役二旬，無事則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者五府，免其調。三旬（卽加役三十日）則租調俱免。這個有名的租庸調制，其特點爲

(一) 爲舊唐制，即以什一之稅論，則賦收一石，唐永業六千畝，應得八十石，征收二石，實爲四十稅一。(二) 稅收項目分明，有田卽有租，有身卽有庸，有戶卽有調。(三) 爲農勸產，藏富於農。因此唐代農民生活寬舒安恬，社會頓形繁榮。府兵制定於貞觀末年，本國共分十道，置折衝府六百三十四，關內共二百六十一。每府置折衝督尉一人，副尉二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八人爲火，火有長。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之習戰。此制的優點，爲無事耕於野，番上宿衛。有事命將出征，還則兵散於府，歸隸於衛。國無養兵之費，將無專兵之患。寓兵於農，全國武裝。實爲中古時期最善之兵制。貢舉制卽公開考選制度。唐代士人出身，可分三途，一生徒，由學館；二鄉貢，由州縣；三制舉。州縣貢舉分諸目，最著者有秀才明經進士。此種制度，在政府可以選拔人才，在人民則可提高其政治興趣與愛國心。因而得以參與政權，消融階級隔閡，促進全社會文化的普遍發展。

(3) 貞觀之治

貞觀之治，爲千古美傳的太平時期。綜其原因，實由於世民事事鑒隋，誠心愛民，精圖治的結果。茲舉其重要事實如次：

慎獨存誠，節儉愛民：世民爲治，鑒隋之以險詐而立，在在以慎獨存誠，節儉愛民。嘗謂：鑑誠懸而物來畢照，初不必豫存妍媸之見。人君臨下，不可以戲弄。

得人。設若得人，猶之濁其源而求流清。人君如自爲詐，何以責天下之直。實爲至當不易之論。文謂：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人君之患，不自外來，皆由身自。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怨，民怨則國危，國危則君喪，此朕所以不敢縱恣。畿內蝗，世民見而祝曰：民以谷爲命，而汝食之，當食吾肺腸。共言詞痛惜民瘼，呼吸相通，故善政所施無虛日。都由於誠心愛民。曾欲營一噉，材用已具，慶節即止。其后長孫氏，讀書循理，恭順節儉，身爲表率。卒能培養李唐數百年之根基。又其時宰相房玄齡，特以度支，關天下利害，國計所本，不可付聚斂之臣，親自調理，不輕授於人，亦可深切體驗世民之用心。貞觀元年（627 A.D.）放宮女三千餘人。六年，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於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釋之。皆爲誠心愛民，德行感化之結果。

世民工，求賢若渴，從諫如流；世民初爲秦王時，卽開館以延文學之士。以房玄齡，杜如晦，虞世南，褚遂，姚思廉，陸德明，魏瓘，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值宿。世民治軍，國大事之外，晦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號二十八學士。王得預其選者，謂之「五經博士」，及繼承太位，以曾事隱太子謀殺自己的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改置弘文館，禮虞世南等各以本職兼學士，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行，商榷政事。長孫無忌，與世民本爲布衣交，且兼佐命功。世民立其女弟爲后，因無忌賢，故相之。而

其孫后胤諫。世民念古人舉賢不避親，卒以爲右僕射。李靖初因事幾爲李淵所殺，世民知其有將相才，召至幕府重用之，靖沉厚，悔如不能言，卒建大功。李勣（卽世勣）少本從李密，密敗撫其衆，世民招之卽待如股肱。唐將帥中功業彪炳，首推英衛，英公卽李勣，衛公卽李靖。世民之知人善任，有如此者。其求賢若渴，更可於下列二事證之：「上（世民）嘗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王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豈備才於異代，正患己不能知之。安可詆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又「上謂玄齡（房）如晦（杜）曰：公爲宰相當廣求賢人，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數語知世民任相求賢之精神，而房杜等受此教訓後，乃大加改變，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居端坐十餘年，使全國人才蔚起，百司庶務，無不稱職，卒能成功貞觀之治。至世民之從諫如流，在本書第五節述世民之恢弘博大的政治胸量及魏徵的諫諍故事時，已可見其一二。他常聽道入使諫，賞識者以勸之，並設有司，詔殿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魏徵常廷爭，聲色俱厲，給他難堪，世民終能優許。一日，徵廷辱之甚，世民震怒，法忍耐，罷朝，怒徵殺此田舍翁。長孫晟勸爲諱，世民說：魏徵侮廷辱我，故欲殺之，后奉，具朝服而立於庭，世民間何故不若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之直，由陛下之明，妾敢不贊。」遂相與歡笑而罷。其君臣夫婦間之雍睦互諒有如此者。其他如王珣、馬周

補錄良等論諫均多，世民無不嘉納。中國史上之善容臣諫者如漢高祖，以豁達聞；漢文帝以寬恭聞；漢武帝以英果聞；世民殆兼而有之。

三、修明治道。整飭綱紀；貞觀初有人說世民用重法以禁盜，世民說：「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民衣食有餘，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其講明治道如此。書謂：「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備遠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又謂：「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識通博，所以擢用。」時王珪善品評人物，且知言，世民命其言在朝諸人才學。他說：「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珪自稱）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溫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賈（賈賈）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如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其治道之隆，人才之盛，可以概見。世民爲治，不僅自己虛心納諫，且勸臣下受諫，貞觀初，制中書門下及二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又命百官自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又以官更在得人不在多，遂汰冗員。復更定律令，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議之。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是皆修明治道整飭綱紀的顯著事實。



國、重職更治察訪唯勳：世民嘗謂：「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懷治人之事，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臥輿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察廢置。」又以縣令爲羣民之官，人選重要，遂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都督刺史職察州縣，皆親自臨軒冊授。世民仍恐其有不盡職者，因派員出外巡察。貞觀二年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貞觀八年，命李靖使於四方，觀省風俗，並令百官各上封事，備陳安人理國之要。

基於以上四端，誠意躬行，治績卓著。史稱當時「所論刑獄事無冤濫」。《藏書傳》「貞觀四年 (630 A.D.) 是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東至於海，南至於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齋糧」。《貞觀五年 (631 A.D.) 令天下決死刑，必三覆奏。在京諸司五覆奏」。《太宗本紀》魏徵傳亦記其時「天下大治……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齋糧，取給於道」。而人民生活豐裕，斗米不過五錢。故成外戶不閉，道不拾遺之郵治。其詞或不無溢美，但揆之事實，其成功治化，確非偶然。

#### (4) 教育與學術的倡明

世民爲政，極力提倡教育和學術。唐代之學校，有京師學與州郡學之分，均爲世民一手創成：

甲、京師學：國子監領六學，「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習五經，一經六十

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之曾孫爲之。二曰「太學」，生徒五百人。每一經百人，以四品、五品、及郡縣公子孫，及從三品之曾孫爲之。三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經之制，與太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子男之子爲之。其八百人以庶人之俊造者爲之。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年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孫，及庶人之習法令者爲之。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以習文字者爲之。六曰「算學」，生徒三十人，以習計數者爲之。凡二千二百一十人。（通典）。貞觀五年後，世民數親至國學。於是，國學，太學，四門生員大增。其書算亦各置博士。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渤海日本，均遣子弟，請入國學。尤以日本來學人數最多。國學之內，都八千餘人，國學之外，另有二館，一曰弘文館，二曰崇文館，爲皇室親屬及宰相散官一品京官從二品子弟求學之所。等級最高，居國子學之上，直隸於門下省及東宮。此種學制，不無中百期貴族特殊教育的陋習。但弘文崇文二館，實際爲當時中央政府儲才養才之所。至於州郡地方平民私學，亦有各設學校。「京都」有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八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簿。其所修課程，爲經典專科二類。經典中如孝經論語爲公共必修科，其餘如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

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均爲選修。專科則有（一）律學，所習爲格式律令等。（二）書學，所習有說文字林三蒼爾雅等。（三）算學，所習有孫子五曹，九章海島，周髀五經算等。（四）醫學，所習有醫師、鍼師、按摩師等。（五）玄學，所習有老子莊子列子文子等。凡國學及地方學子成績優秀者，均選送中央考試。這樣學校與貢舉打成一片，便形成一個系統完整的教育制度。

## 七 大一統國家的對外經營

大一統國家的基礎既已逐漸鞏固，世民卽進而依照原定計劃，從事域外經營，以挽回我民族數百年來的衰微頹勢；洗雪多年來各民族之奇恥大辱；爲億萬世子孫奠立生存繁榮的基礎；爲東亞各民族建立永久的和平同化關係。他提出了一個新的民族政策，卽侵略叛亂者征討之；率土降服者安輯之；同化歸心者綏和之。他首先征服屢次侵逼的突厥，以雪國恥。次夷鐵勒，制西域，通吐蕃，服天竺，最後跨海遠征遼東，時年已屆五十。茲略述其經過事實如次：

一、平突厥：隋唐時突厥勢極盛，前已言之。其部落分東西兩部，東突厥始畢可汗，乘隋末大亂，掠中國士民，其勢力東自契丹寧韋，西盡吐谷渾高昌，控弦之士至百萬。李淵起義時，與之結和，且借其兵力。由是驕恣。後更結劉武周竇建德梁師都等入

趨，至頡利突利兩可汗時，勢力更強，蹂躪區域更廣，漸畏其逼，幾至遷都，賴世民諍阻。然國力未強，祇得暫時優容，當時世民忍辱負重，圖雪此恥，已非一日。貞觀二年（628A.D.），世民擊國內已總統<sup>1</sup>，因縱反間於突利可汗，突利悅而歸心。時鉄勒薛延陀回紇諸部均叛頡利可汗。貞觀三年（629A.D.），世民命李靖爲行軍總管合李勣柴紹等六路軍十餘萬衆討之。突利來奔。貞觀四年（630A.D.），靖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山西右玉縣）夜襲定襄城（綏遠歸綏縣）頡利驚擾，因徙牙於磧口。胡會康蘇密遂以隋蕭后等來降。頡利竄鐵山（在陰山北）兵尙數萬，使執失恩力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世民遣鴻臚卿唐檢等持節安撫之，並遣李靖將兵往迎。頡利外爲卑詞，內實猶豫，謀走磧北。靖等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走度磧北，則難圖矣。」遂勸兵夜發，頡利先奔，其衆遂潰。靖斥境至大漠，斬獲極多。頡利既敗，奔於沙鉢羅設蘇尼夫部落，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奄至，生禽頡利，獻於京師。世民大喜道：「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恥其擊乎！」於是大赦天下，酹五日，慶祝大勝。時突厥降唐者多至千萬口，世民詔羣臣議區處之策。中書令溫彥博請請進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令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資塞虛之地，二則示無猜心，若遣向河南覓食，則非物性，故非舍畜之道。世

民用其計，於朔方之地，自靈州至靈州，奮腰訪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靈州都督府，以統其部落。又以突利爲朔州都督，頡利爲右衛大將軍。其酋首至者，皆拜爲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其後綏和的民族政策，至此大爲推行。突厥既破，其殘餘部落或西走薛延陀，或走西域。當時回鶻君長嚮慕唐室威化，共同擁戴世民爲「天可汗」，即各民族共主，以之爲東亞各民族尊崇的重心。唐代至此已威震塞外。王溥唐會要卷一百雜錄云：

「貞觀」四年 (630 A.D.) 三月，諸蕃君長詣闕，請太宗爲天可汗，乃下制，今後羈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渠帥有死亡者，必下詔册立其後嗣焉。統制四夷，自此始也」。

這天可汗的尊號，不是武力造成的，而是各國心悅誠服地推崇的。換言之，卽爲其安穩綏和的新民族政策的偉大成功。當時命李世民，顯然不僅做了中國的領袖，同時是亞洲各民族的領袖。天可汗不但在那些國家，設置都督府與驍廣州縣推行綏和政策，同時可以徵發各國的軍隊，平定各國內部的變亂或中國國內的變亂。如貞觀二十一年 (647 A.D.) 唐使臣王玄策，徵調尼泊爾的軍隊，平定印度叛亂；（詳下）以及肅宗代宗時，徵調大食（卽阿拉伯）回紇的軍士，入平安史的變亂，都是很顯明的例證。這個天可汗的東

部各民族領袖地位，從李世民起，至玄宗李隆基天寶十四年時始衰，共經一百二十五年之久（601—727 A. D.），是爲中華民族最光榮的時期。突厥後繼者爲薛延陀，貞觀十五年（641 A. D.）爲李勣等所破。繼後又有車鼻。貞觀二十三年（649 A. D.）世民遣高備擊之。永徽元年（650 A. D.）備俘車鼻送京師。車鼻既破，東突厥盡爲封疆之臣。於是再分置軍于，瀚海二都護府，軍于都護領狼山，嚙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十四州。瀚海都護領全徵，新羅等七都督，仙掌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北方從此無事。東突厥之外，尚有西突厥，其地域東自金山，西至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其族自射匱可汗後，日趨強盛。至世民子高宗時，亦臣服於唐。高宗書突厥傳記其事。實如次：

「咸亨二年（671 A. D.）以西突厥部酋阿那都支爲左驍衛大將軍，秦州都督，以安輯其衆。儀鳳中，都支自號十姓可汗，與吐蕃連和寇安西，詔吏部侍郎裴行儉討之。行儉議勿發兵，可以計取，即詔行儉册送新羅王子，並安撫大食，若道兩蕃者。都支果不疑，率子弟上謁，遂禽之。召殺諸部渠長，降別帥李遮旬以歸。」

當時波斯早爲大突厥所滅，國王卑路斯子泥涅師逃至長安。裴行儉所册送者即泥涅師，擊去都支與遮旬，或擒或降，泥涅師乃得歸波斯，唐之聲威，遂西及於波斯。

二、突厥勒：鐵勒繼突厥後興起，其部族本居曠北。一部分初與薛延陀雜居，延龍

部別，因亦統薛延陀。另一部分則稱回紇。回紇又分各種屬，大別之如左表。

部別	地	國	情	與唐之關係
回紇	唐薛延陀北	衆十萬		
薛延陀	樹牙，鬱督軍山	風俗與突厥同		
拔野古	散居嶺北，鄰於鞏鞏	帳戶六萬，兵萬人	貞觀三年入朝，二十一年內屬置幽陵都督府	
僕骨	在多覽葛東	帳戶三萬，兵萬人	內屬，以其地置金微州	
同羅	在薛延陀北	勝兵三萬	貞觀二年內屬置龜林都督府	
契苾			貞觀六年以其地爲榆溪州	
多覽葛	在薛延陀東	勝兵萬人	內屬，以其地爲燕然都督府	
都播	北瀕小海，南回紇		貞觀二十一年入朝，舊稱澤都部爲皋蘭州	
骨利幹	處瀟海北		內屬，以其地爲玄闕州	

白雲 居鮮卑故地

貞觀中來朝列其地爲眞額州以別部爲居延州

此種族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爲鐵勒。貞觀十五年（641 A.D.），李勤破薛陀部後其餘衆尙有七萬餘口，西遷營督軍白北，共立部號之。貞觀二十二年（647 A.D.）李勤再破之。斬首五千餘級，獲其老弱三萬，送河之。因遣使招諭鐵勒諸部，其酋長皆入朝。貞觀二十三年（648 A.D.）同約諸部均來朝請吏，詔於其地置府州，各以酋長爲都督刺史。諸酋長奏稱「臣等既爲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親父母，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稅。仍請能屬文人，使爲表疏」。於是其地悉平。爾後，世民子高宗治時回紇另一部族與回羅僕再強盛，犯邊，治遣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與將軍薛仁貴等討之。鐵勒諸部合衆十餘萬拒於天山，選驍健者，勒數十人挑戰。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坑之。度磧北，擊破其餘衆。當日軍中歌「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卽爲描寫唐軍夷滅鐵勒時的盛況。

三、御西域：唐代西域強國有三：一曰高昌，一曰龜茲；一曰吐谷渾。高昌當漢車師前王庭地（新疆吐魯番縣），其王龜文素，初頗親唐，後叛，阻西域諸國朝貢，侵伊吾焉耆。貞觀十三年（638 A.D.）世民遣吏鄧海等侯君集率將軍薛萬徹等擊之。文素病



沒，其子智盛降。詔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督護府，留兵鎮之。當時，西突厥葉護亦以可汗浮圖城（新疆濟木薩城）降，因其地爲庭州。並徙其豪右於長安。龜茲爲漢西舊地，其王姓白氏。唐初朝貢，然亦臣於西突厥。其王訶黎布失畢，尤失藩臣禮。貞觀二十一年（627A.D.）世民遣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尒（突厥人）與郭孝恪等將兵擊之，並命鐵勒突厥等部連兵進討。社尒引兵焉耆西，趨龜茲北境，分兵數道，攻下焉耆龜茲懼，迎戰大敗，失畢被擒，龜茲定。社尒立王弟周謹爲王。高宗治時，仍復布失畢爲王，遣歸國撫其衆。終唐之世，朝貢不衰。吐谷渾本人名。屬遼西鮮卑族，與其庶弟慕容廆不睦，率衆西徙。西晉末度關，據抱罕暨甘松南界，從洮水西南極於白蘭，地凡數千里。傳至其孫，始稱國號爲吐谷渾。以後，當魏周之際，首長稱可汗，居伏俟城，在今青海西，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成一極大的部族。隋初侵弘州，隋煬帝派兵擊破之。其酋伏允遠遁，部衆降者十餘萬。世民在位初，伏允復有其故地，屢入寇。貞觀九年（635A.D.），詔李靖爲行軍總管，督諸軍討之，靖分南北二道進，連敗其衆。兵部尚書侯君集，引師行無人之地二千餘里，盛夏降霜，人斃米，馬噉雪，追及伏允於烏海（青海漢哭山西）大破之。靖督諸軍經積石河源，窮其西境，襲破敵牙帳。伏允脫身走，部人殺之，其子順降，詔以爲西平郡王。已而順又爲部人所殺，世民復遣候君集將兵立其子諾曷鉢爲可汗，詔以爲河源郡王。貞觀十三年（639A.D.），諾曷鉢

入朝，妻以宗女弘化公主，自是西域盡平。

四、通吐蕃：唐代的邊患，除突厥外，以吐蕃爲最強。次爲回紇與南詔，號稱四大邊患。突厥破滅，吐蕃回紇南詔，雖亦殄於唐，然均與唐室相終始。新唐書吐蕃列傳云

「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蹙其牙，斃其處而後已。唯吐蕃回鶻號強雄，爲中國患最久。贊普（吐蕃首長之稱）遂盡資河湟，薄王畿，爲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賊華人。謀夫虓帥，圍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

總而這是安史亂後的情形，在貞觀至天寶十四年（754 A.D.）的一百二十五年間，唐實推行國際綏和政策時，吐蕃回紇都是和中國相通，而且朝貢不絕的。原來吐蕃這個部族，是一個半遊牧半耕種的種屬，文化雖不甚高，種族却有一百五十餘種之多。他們的根據地在今西藏，卽西羌人種爲漢末羌人之後。一部份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廝等。其稱吐蕃有二說：一說由於子孫蕃殖之衆，一說由於南涼秃髮利鹿孤之後，以秃髮爲國號，又訛爲吐蕃。其王號贊普，相稱大論小論，國都號邏些城。貞觀八年（634 A.D.）其贊普棄宗弄讚遣使朝貢，世民遣行人馮德超往撫慰之。復遣使求婚，世民初不許，吐蕃疑吐谷渾聞之，發兵攻吐谷渾，吐谷渾遁青海北，吐蕃進破黨項諸羌，衆二十萬，

處松州（四川松潘縣）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尋遣攻松州及唐兵。貞觀十二年（634 A.D.）八月，世民遣侯君集爲行軍總管，督諸軍討之。將軍牛進達敗吐蕃兵於松州城下，弄讚懼，遣使謝罪，因請婚，世民許之。貞觀十五年，弄讚遣其大論（宰相）祿東贊獻黃金珍寶聘唐公主，世民命江夏王李道宗持節送宗女文成公主於吐蕃。弄讚大喜，見道宗，盡子婿禮，唐中國衣服儀飾之美，爲公主別築城郭宮室居之。公主惡其人赭面，弄讚令國中權且罷之。自己釋氍毹，裝絢綺，日染華風；並遣僉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士，典其表疏。世民子治立，以弄讚爲駙馬都尉封西海都王，於是，西藏華化，基礎已奠。當時四川西北邊地，另有西羌羶稱黨項，亦於世民時舉部內附，世民因於其地置州，拜其首領都爲刺史。不久其大酋拓拔赤辭叛，世民乃遣岷州都督李道彥劉師立諭之，赤辭始率衆內屬。因拜之爲西戎州都督，賜姓李氏，自此職貢不絕。於是自河首積石山以東，盡爲唐之郡縣。

五、服天竺：天竺即漢身毒，今之印度。其國有五天竺之別，以東西南北中爲識，而中天竺則據四天竺之會，其都城曰茶鏡和羅（印度西北部拜尼普爾之西北）姓乞利毗氏，或云刹利氏，世有其國。唐初其王尸羅逸多甚強。會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問太宗世民之爲人，玄奘稱言其略，尸羅逸多喜曰：「我常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641 A.D.），遣使來朝，世民遣雲騎尉梁懷敏持節慰撫。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

人曰：「自古曾有誰訶震且（中國）使人至吾國乎？」嘗曰：「未之有也！」因臆拜而受，復遣使朝唐。世民復遣衛尉丞李義表使，戶羅逸多遣大臣郊迎，傾郡邑縱觀，道<sub>上</sub>焚香，自率臣下東面拜受詔書。貞觀二十一年，（647）世民又遣右衛長史王玄<sub>夔</sub>至其國，其四天竺俱遣使朝貢。會中天竺王尸羅逸多死，國中大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攻玄策。玄策從騎三十人與戰，不敵，皆殺禽；玄策挺身奮遁，至吐蕃發精銳一千二百人，並泥婆國（卽尼泊尔）七千餘騎以從，進至中天竺國城，連戰三日，大破之，阿羅那順棄城遁，副使蔣師仁進禽獲之。於是天竺王尸鳩摩送牛馬三萬餽軍，玄策等伴阿羅那順至京師。至高宗治時，東天竺人盧伽逸多亦至，唐拜之爲懷化大將軍，自是唐之兵威已達於印度。

六、征遼東：隋以征遼東亡，唐興，其王高建武，遣使入朝。貞觀十四年（640），遣其太子桓權來朝。又二年，其西部大人蓋蘇文，姓曩氏，攝職有犯，諸大臣與建武欲誅之，事洩，蘇文殺曩武，立建武弟藏爲王，自立爲「莫離支」，專國政。並派兵攻新羅。新羅求救於唐，貞觀十九年（645），以張亮李勣爲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亮帥戰艦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勣率兵騎循陸至遼東。兩軍合勢，世民親御七師以會之。明年四月，勣軍渡遼東，進攻蓋牟城（遼東蓋平城）拔之。五月張亮副將程名振攻車沙城（遼寧海城縣南），又拔之。勣進圍遼東城，世民自引精兵與會，遂拔遼東

城。六月，降白巖城（遼甯遼陽縣東北），進攻安市城（蓋平縣東北）高麗兵十五萬來救，勦拒戰，高麗兵陣亂，薛仁貴大軍陷陣，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敗，降其將高延壽，高惠真，而安市終未下。勦請克城之日，男子盡誅；城守益堅，久攻不下，凡六旬，終不得安市。世民以遼東倉儲無儲，士卒寒凍，乃詔班師。歷其城，其城皆屏聲偃轍，城主登城拜手奉辭，世民嘉其堅守，賜絹百匹以勵事君，遂班師。貞觀二十三年（691 A.D.）五月世民歿！年五十一歲！其子高宗治繼統。顯慶五年（660 A.D.）先遣蘇定方破百濟，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高宗龍朔三年（663 A.D.），日本兵援百濟，孫仁師劉仁軌等大破之於白江口（錦江口）。百濟悉定。唐遂進圍高麗，總章元年（668 A.D.）遣李勣度遼東，連下高麗諸城，進圍平壤。高麗王曠遣泉男產（蓋蘇文之子）請勦降，男建猶閉門拒守，勦縱兵登城，遂擒男建。高麗悉平，分之爲五都九都督府。設平壤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仍以曠歸遼東，封高麗王，以安輯其衆。旋平新羅，奚，契丹。於是東至日本，北至今日之黑龍江外與安嶺，均入唐室版圖。

遼東之役，尚有數事值得我人今日特別注意：其一，世民征遼，爲其對外經營最後一次，時年已及五十，當時臣下都勸他不必親往，他却毅然決然不避艱險御駕親征，這種艱苦卓絕久而彌堅的精神，任何人都比不上他，是最值得人們欽敬的。其二，遼東

兩季在舊歷六七月間，而舊歷八九月至二三月，又爲寒凍時期。以關中遠遼距離的武力，欲制嚴邊策，必在凍期已過雨季未臨之短期間獲得全勝而後可。否則兩凍泥濘冰雪覆塞皆於軍隊進攻及喉糧運輸不利。如遇持久抗戰之勁敵，必有覆敗之可能。世民明燭燭先，所以採速戰速決策略，如不能在短期內獲勝，必先班師以求安全。其三、海戰業非華夏所長。欲經營高麗，必先經營百濟，獲得陸路根據地。庶可持久。觀高宗治時李勣先振蘇定方等經營百濟，方能克服高麗，即可證明。其四、世民此行，所率將官，都是起義時的魁都下，他自己已年屆五十，將官多近乎六十歲的人物，精神體力都不及青年，當時得了一位青年將領名叫薛仁貴，世民非常歡喜，他曾對薛仁貴道：

「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關外事，真如脚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薛仁貴！」

這個青年將領後來果然完成了世民的使命，隨從李勣把高麗征服了。可見國家民族最可寶貴的，還是青年軍人！

祿觀世民一生對外的經營，無在不以國家民族爲其立場。他洗雪了全民族數百年來的恥辱，爲後世子孫奠定了生在繁榮的基礎。並推行了新的民族政策，確保東亞各民族間的長期和平。他的事業也有未能及身完成的，但他的兒子治時都依照他的計劃完成了。當時國勢之盛，實可道漢祚。除東西北三方用兵外，南方如古婁（交趾）真臘（柬埔寨）扶南（暹羅）等邦，以及西南邊陲諸國，也都歸誠唐室。唐威斯屆，東跨遼

論，北逾大磧，西被達呂水（底得里斯河），南包天竺。設沿邊六督護府，以馭遠國。列表如次，以見此時中國之強盛與偉大。

府名	隸屬	治地之變更	建設之由來
1. 安北都護府	關內道	初名燕然，治西受降城。東南後徙回紇，當今西庫倫。後徙天德軍本陝西榆林等處。	太宗世民時，回紇據薛延陀地，朝貢始置。
2. 單于都護府	關內道	初治陰山，陽黃河北，後入渤海。	高宗治時，滅東突厥始置。
3. 瀚海都護府 （武后時，單于併入瀚海，增置北庭都護府）	關內道	初治鬱督軍山，東後改雲中，今山西商州西北。後徙武軍，今綏遠歸化縣西。	同上

4. 安西都護府	隴右道	初治西州高宗治時徙龜茲今新疆庫車縣	太宗世民時破吐谷渾降高昌黨項等邦始置
5. 安東都護府	河北道	初治平壤後徙遼東故城最後徙遼西故城	高宗治時滅高麗始置
6. 安南都護府	嶺南道	治交州今安南東京	高宗治時改交州都督府置

### 八 文化之廣被與民族之光榮

唐人的偉大，不限於政治和軍事上的成就；特別在於其國際綏和政策的推行，與民族文化之廣被四表。其聲教之所及，竟使我中華民族獲得全世界的空前偉譽與光榮，實際上成爲其同時代的全世界文化中心！當時的歐洲和西亞，正如韋爾斯所說的：「若干零落的人民，住在茅舍，小城或倖盜堡壘中，其人心，正苦於神學錮蔽的黑暗。至於美洲，則尚未開闢。中國在此時期，在李世民的英明的統治下，却早成功了世界上最安定最



文明的國家，其人心胸廣寬暢，講理性，明教化，而日趨於進步。考其時中國對外交關分陸路水陸兩途。其重要者凡七：

- 一、營州，入安東道。
- 二、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
- 三、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
- 四、中受降城，入回鶻道（即通回紇）。
- 五、安西，入西域道。
- 六、安南，通天竺道。
- 七、廣州，通海夷道。

據近人斯坦因爵士 (Sir A. Stein) 的考證，唐人與歐西的陸路交通，大致可確認如次：自中國本部 (Land of Seres 按馬其頓人稱中國爲 *Far-off Serike*，或稱爲 *The land of Seres*，意即中國 China。比照 *Serie Fabrics* 爲絲物，可知 *Land of Seres* 意即絲國本部，因中國爲產絲國) 到甘肅敦煌爲一段，自敦煌西北行，沿天山南麓到疏勒；自敦煌西南行，沿崑崙山北麓也達疏勒。這敦煌與疏勒間的兩線，合爲一段。自疏勒經蔥嶺之 *Alai* 谷到塔河上游爲一段；自塔河上游，又可分三個路向。一北向入塔河東北各地。另一南向入印度。其中一線由大夏西向，入安息 (波斯) 等處，此也。

可辨一段。自安息（波斯）到地中海東，最後入希臘羅馬為一段。準此歐亞間既有如此交通康莊大道，宜乎雙方面的商賈載道，外教輸入，文明旁彼。特別是佛教輸入中國，形成中印文化的新嬗變。而唐人的國際觀念，法律系統，學術思想，均成功世界性的發展。當時各民族間商賈互市，經濟上尤發生一種共同生存繁榮的關係。貞觀六年，世民於陸路分設互市監，「每監監一人，掌蕃國交易之事。」海上則有提舉市舶官掌理之。其設置市舶使的地方，與其職掌如次：



一、監視之，使市者不

爭。

二、徵稅入官。

除經濟上的關係外，並為政治上的羈縻。貞觀初，世民分國內為十道，所領均有雷濬。其突厥回紇黨項吐谷渾，隸關內道者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別部及奚契丹靺鞨以及蘇解降胡，隸河北道者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紇黨項吐谷渾之別部，及龜茲于闐焉耆疏勒河西內鬮稽胡，西域十六國，隸隴右道者，為府五十一，州一百九十八。

羌蠻韓南道者，爲州二百六十一；獯蠻江南道者，爲州五十一。獯蠻南道者，爲州九十二。又有黨項州二十四，不知其隸屬，凡府州八百五十六，號爲「羈縻」，其都督都護各府，分俸置罷，往往不常。最著者如前所述的六都護府。而其目的，無在不以推行安輯緩和的政策，以達到各民族間的繁榮與同化爲其中心任務。

又如此，東亞各國在交通、經濟、政治各方面，均以中國爲中心，形成其一新的安輯緩和的世界性的發展。因而在文化方面更形成其「廣彼四表」的融和與同化（即就朝鮮和日本而論，朝鮮和日本的文化，大家都知道是從中國文化胎襲而成的。朝鮮早在周武王十四年（1133 B.C.）封殷王族箕子於朝鮮時，卽已輸入了中國的文化。箕子朝鮮傳國四十餘代，爲中國燕人衛滿所繼。漢武帝時又爲中國人所征服。當時曾把朝鮮半島的北部和現在遼寧省的東部分做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直隸中國先後達幾百年。於是中國文化，直接輸入朝鮮半島，濺額諸部落以及半島南部的韓民族，都已受華族的同化。中古初期的三百年間（西歷六世紀中葉到九世紀中葉）爲朝鮮的大一統時代。亦是朝鮮輸入中國文化的極盛時代。最初一百年間高麗和百濟兩相結合以攻新羅，新羅向中國先後把百濟和高麗滅掉，收爲中國領土。於是新羅一國因向化中國文化的關係，依靠唐室支持，獨霸了二百年。當時全部朝鮮半島，既已成了中國的附庸，中國的文物衣冠

當然也完全輸入。定官制，創年號，編訂法律，改設郡縣，所有政治上的制度無不以中國爲準。且其時中國的佛教倡明，餘波傳及朝鮮再及於日本，朝鮮人的思想和文藝，亦完全受中國人支配。朝鮮至此時在文化上已爲中國之別子，亦即東亞第一個華化的國家。至於日本，從西歷前一世紀至西歷二世紀三百年間，中國文化已間接由朝鮮輸入日本。從三世紀至六世紀四百年間，日本和中國已開始了直接繁密的交通。當三世紀前半期時，倭女王卑彌呼曾和中國的魏通聘四次，得觀中原文化，漸改變其部落制度以趨向統一的組織。四世紀時朝鮮內亂，諸郡華人多退歸中國或移入日本。移入日本者，多至數千，後來成爲日本民族中的極重要元素，在文化上亦引起了極大的作用。中國的生活方式，儒道兩家的思想都在此時傳入日本。中國論語和千字文兩書，卽由朝鮮的王仁傳給日本人，是爲日本有文字之始。而養蠶和絲織的方法，也於此時教授日人。五六世紀時日本又和中國的南朝通聘，南朝的寺觀建築式和服裝也先後傳入。日人至此，已漸由野蠻民族進於開化的階段。不過當時的中國文化輸入日本，還是純聽自然，沒有經過一種故意的努力。到了唐代以後，日本人羨慕中國文化的高度發展，已經有了一種特殊的覺悟，對於中國文化的輸入非常努力，非常熱心，輸入之後，立卽模仿起來見諸實行。這個接受中國文化最努力的時代，適當西歷六一九年到八九四年約三百年間。這時期日本有所謂遣唐使的運動。遣唐使的運動大致又可分爲前後兩期：從西歷六一九年至六八七年年

第一期。此期的遣使規模較小，航路取道北方，可稱爲遣使初盛時期。從六八八年夏入九四年凡二百年，遣使規模極大。航路橫斷黃海以達中國的揚子江口，爲遣使的極盛時期。遣唐使的第一期適當唐人征服高麗百濟威震東海之時。其時日本遣使含有輸誠的性質，不蓋專爲文化。日本使臣自唐初官廷儀容的嚴肅和政府法制組織的完備，歸國後，即完全模倣之。定年號，制法律，從事種種政治上的改革。因而產生日本所謂孝德天皇時代的一個「大化革新」時期。日人桑原隲藏在其「中國之古代法律」一文中曾云：

「（日本）自奈良朝至平安朝，吾國（日人自稱）王朝時代之法律，無論形式

上與精神上皆根據唐律。」

這是唐人的政治法律文物制度等對於日本文化的偉大貢獻。到了第二期，當時中國文化已達極盛時代，凡亞洲各地的文化都薈集於中國，冶成一爐。而印度的佛教在中國尤爲發達。這期中日本遣唐使規模之大，除使臣外，尙包括留學生學問僧和商人等。其航路取橫斷黃海的南道以達中國東部的明州越州蘇州和揚州。這裏且將其輸殖文化的事業，略述如次：

（上）使臣：日本派遣唐使，在唐代，至少有十九次之多。每次人數有時多至五六百人。爲輸入文化起見，凡遣唐大使必選擇深通中國經史文藝，和中國國情的人。所以被派的人大都是漢人和新漢人。使臣歸國後往往位列公卿，把中國的典章制度實施轉于

，影響極大，由使臣輸入的文化，有唐式的官制，法律，甲冑，服制，醫藥，陰陽師，音樂，繪畫，文學等，以及彩帛柑子和香料藥品等。當時的使臣並亦帶有官式質易的銅質，把日本物砂金水銀，錫，綿，絹等商品和中國的經卷佛像佛畫，佛具，文集，詩集，藥品，香料等物相交換。因此日本上流社會的生活驟然豐富起來，日本原有的文化亦因之大受刺激大為促進了。

(2) 留學生：當時和使臣回到中國的還有留學生和學問僧兩種人物。前一種為輸入中國一般文化的媒介；後一種為輸入中國佛教的媒介。關係的重大，實在和唐使相同。日本留唐的學生久居中國到二三十年的很多。如日僧空海留學中國二十餘年，他們的生活完全和中國人同化了。所以他們回國時差不多把中國的學問，宗教，風俗，習慣，等完全輸入本國。在日本人民的一般生活上發生了極大的影響。例如朝服的制度，飲食的烹調，吃茶的風氣，以及住屋，宮殿寺觀衙署陵墓等建築，都一概模倣中國的樣式。此外如中國風俗中元旦的屠蘇酒，上巳的曲水宴，端午的高蒲酒，七月七日的乞巧，七月十五日的盂蘭盆會，重九的菊酒，除夕的大傩等勝節，都由唐時的留學生傳入日本，留存到今。這班留學生又在中國學習中國的經史，法律，文學，陰陽術和醫學等，植下現代日本漢學的基礎，成為日本文化中的要素。他們從四世紀以來雖已習知漢字，但運用殊感艱難。此時更偷竊中國楷書的偏旁，造成片假名，草書的偏旁造成平假名，宋代

表日本的语音。從此日本繼有自己的文字，為現代所謂和文的起源。又據新唐書所載，日本國名亦起於唐時：

（一）咸亨元年（670年）遣使賀平高麗，稱善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也。（新唐書東夷列傳）

（3）學問僧：學問僧，為日本純粹派來向中國研究佛教的僧人。他們把中國佛教中一切重要元素如佛宗，佛經佛藝等，都盡量輸入本國，把日本變成一個完全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略有不同）化的國家。他們最初到中國學習中國佛教中的三論宗和法相宗。後來華嚴宗，天台宗，禪宗（為儒教與佛教之嬗變）以及其他各宗都一一傳到日本。他們還親往天台山和五台山去進香，歸國後就於城市佛教外仿造出一種新的山巒佛教。莫伊唐制遍建龍興寺於全國各地以便為王國和人民隨時祈福。仿唐代的千秋節創設日本的天長節。其時唐歷法亦由此輩傳往日本。中國的僧人如揚州僧鑑真且住日本宣講佛化。講經時且用中國語，在日本語發展上關係殊大。其他如雕版術本草學均於此時傳給日人。於是中國已發展數千年的儒家文化和巴發展數百年的佛教文化完全移植於日本。日本此後的千年間，完全成了一個中國化的國家。直到十九世紀接受西洋文化，才形成了一個轉變的局面。這些都要歸功於唐人的偉大貢獻。

以上僅就東方的朝鮮日本接受中國的文化而言。至於今日的中南半島，新疆西藏以

及蔥嶺以西中亞各民族乃至波斯印度等地，當時因與中國發生軍事政治交通經濟上的密切關係，無疑都以大唐爲中心，形成文化上的融和與同化。就中安南卽爲唐安南都護府所在地，安南的語言，文字，美術，習慣，制度，幾無不完全中國化。其影響所及柬埔寨，暹羅，緬甸，爪哇蘇門答臘和婆羅洲等南洋諸島無不聞風慕化。今日我國在海外的華僑勢力，亦啓基於唐人。外此如唐僧玄奘的留學印度，周遊西宇，十有七年，探赜沙門，窮研佛理，歸而譯佈中夏，其貢獻於中印文化的融匯與開導者尤多！綜合當時唐人對於世界文化上的偉大貢獻，可歸納爲左列四點：

一、爲國際關係上的民族安輯緩和觀念的擴展；使東亞各民族能獲得共同繁榮的自  
然融和與同化。

二、爲政治經濟交通制度的開創與建立；使東亞各民族獲得統一的綜合的超民族地  
域觀念的依存仿效與發展，因而得以促進世界的文明，貢獻人類的福利。

三、爲合理縝密的法律體系的樹立與廣被，使世界人類生活秩序，走向安定繁榮的  
康莊坦途。

四、爲高深的學術思想的闡揚與創導，使東西學者由於興趣的溝通與交感，引導全  
世界趨向於最高的文化創造境界。

上列四點，一、二兩項，上圖已有詳細的說明。三、四兩項，我們於此尚須略加解



釋。我們知道：中國法律爲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世界五大法系，一爲中國法系；二爲印度法系；三爲羅馬法系；四爲伊斯蘭教法系；五爲英美德法系。而中國法系最古，施行最久，餘下最大，影響亦最鉅。故爲首屈一指。中國法系本起源於周秦，粗成於漢，而大成於唐。唐法系極完整，推行範圍尤廣。李世民既以武力撥亂反正，於文治方面，首在建立合理的政治機構，而維護此合理的政治機構，唯在合理縝密的法統。貞觀初頒法律，分律，令，格，式四類。律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凡貴賤尊卑之數，國家大典大法，以及斷罪議處等，皆依據於律。令是補充律的法條，所謂「律無正文者，則行令」；格是「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或是「百官有司所常守之法」。總之，格與式，是中央與地方各級機關的組織規章，與職權責，以至各種辦事的細則。此外有例，「凡式無正文者，則舉例以比附之」。這律令格式的總合運用，就是全部法律的實施。他一方面匯合中國歷代法律的菁華，一方面又針對現實的需要，以重人品，崇等級，重責任，論時際，重自首，避操縱，求實用，去貪污，分主從，爲其立法精神，這種法濃精神，爲人類社會生活秩序之維持與建立的基礎。而李唐聲教之所以遠及域外，此種法治的樹立，實爲其基本原因。當時唐人法系廣被世界，日人仁井陎著「唐令拾遺」一書，曾作如此的敘述：

「中國法律之影響東至日本，朝鮮，南至安南，西至西域，北至契丹，曠古。」

當時日本朝鮮安南既為高度的華化，當然採用唐律。日天智天皇所頒近江令，全襲唐貞觀令演出；天武律令，則以武德貞觀永徽三律令為藍本，大寶律令錄自永徽律令。奏通律令，取之唐長孫無忌等所纂唐律疏議。都是顯明的事實。至於當時西域各國，就廣義言，實包括中亞以至波斯阿富汗印度而言。在各民族共主的天可汗治理下，唐律無疑成爲了金科玉律！這樣廣大區域的推行，當然促成了當時人類的的生活秩序，走向安定繁榮的康莊坦途。至於唐代在學術思想上對世界的貢獻，首推儒家的經學和由其經學側面所演進的初期理學。中國的經學，本可分爲兩大階段，自先秦諸子至兩漢爲一段，自唐宋至明清爲一段。唐人在經學上的成就，起於李世民的命孔穎達顏師古等從事統一經學的工作。他們認經如同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是不能改的。因而將歷代儒家經說，加以彙集疏證，成功了一整套的諸經正義，頒行全國。並令以後無論學校研讀諸經，以及科舉考試經義，都以諸經正義爲準。這樣使經學思想定於一尊，在學術文化上自然起了一個極大的作用。由經學的側面演進，加上佛學禪宗的影響，遞嬗而爲中國的理學。理學本盛於宋代，但唐代實開其先河。理學思想的流變，隨明末清初基督教士的移殖，使其對於歐洲學術思想的激發和啓導，不無影響。十八世紀的法國的唯理主義（Rationalism）思想，和德國觀念論的哲學，以及法國的大革命，德國的精神革命，道德哲學等，理念潛滋，與中國的理學，相互輝映發明；而追溯其「源頭活水」，我們不難不推崇

唐初李世民的提倡經學，與前一經學解釋，以奠立高深的學術思想根基的功績。我們回想自漢亡以來，經魏晉南北朝隋唐至唐，由於李世民的崛起，撥亂反正，使數百年的黑暗世界，一變而為光明的世界；並由於其武功文治的輝煌成就，使中華民族在此時期成爲世界文明的中心。在文化上，不僅樹立了一種獨立的融合的開創局面；尤其成功了一種引導全世界走向高度文化發展的境界。這樣的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民族光榮，都是這位從十六歲時即應募從軍的知識青年李世民一手創造成功的！偉大的李世民！現在我們這些從軍的知識青年，祇要想他一生的從軍經過，思想行爲和事功，我們的內心裏都會不期然而然的引起了一種無限的景仰！

三四、四、二十五、脫稿於陪都、

李 世 昌

三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初版 (一—一三〇〇九)

李 世 民

定價國幣 元

版 權 所 有

編 著 者

發 行 者 年 出 版

印 刷 者 央 青 年 印 刷 所

總 經 售 青 年 書 店

重慶民生路

12633

25

26.12633

L225